

增補幼幼集成



集成

增補

幼

幼

▲ 傳醫陳蓮舫先生編



女科秘訣大全

青年男女欲求身強力壯精神充足者
不可不讀此書

名醫心血之結晶
女界安全之保障

是編為青浦陳蓮舫先生撰述。專詳婦女一科。如「調理經脈」、「護養胎前」、「保衛臨產」、「安全產後」、「診治雜症」五大類。子目五百七十餘條。取前賢之精義。為後學之津梁。啟證病源。至為詳備。斯誠女界之枕中鴻寶也。欲作婦科專家者。當奉此書為圭臬。全書三冊。定價九角。

男
女
婚
姻
衛
生
寶
鑑

是書彙集各國新籍中之有關青年男女衛生之學說。分門別類。撮要譯錄。間附以吾國舊有關於男女衛生之學說。融會貫通。以資考鏡。其有裨於實用者良多。為衛生必備之書。

◎全書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幼幼集成序

醫之為言意也神存心乎之間心可得解口不可得言然則方劑之著無益乎而非也觀乎虛樞素問聲自軒皇嗣足而醫家者流著書立說不一其人家相祖述代有師承於以稽舊聞諦外視救其偏敗而濟乎死死厥功偉焉則不事方書乃神於醫者之深造自得而非可以染天下也故醫者濟人之術而方書之作則以得諸心者傳於世以濟人於無窮也獨是專憑臆見既虞師心之滯於偏墨守成規又嫌膠柱而不知變蓋觀一言之誤貽害非輕而歎方書之難也雖然為方書而及幼科則尤難何則呱呱襁褓啼哭無端疾病疴瘻不能自白其臟腑未克則藥物不能多受其肋骨尚脆則針砭尤非易施談用刀圭便傷生理此鍊師陳君飛霞三折肱於斯道矣有幼幼集成之作也君少慕冲舉學道羅浮龍虎功純洞然有得於性命之際乃飄蓬雲遊借醫藥以濟世謂世之醫小兒者因前人以傷寒病症稱為驚風訛誤相治無論外感內傷過發熱者率以驚風為名而妄用其法致相傷者多心甚閼馬乃取在昔幼科諸書參互考訂按之臨證之所心得判其合離析其同異以擣字易驚字慨曰擣將急驚慢驚慢脾三則易為誤擣類擣非擣分門別類詳其審切之訣附以經驗之方自胎孕乳補及痘麻瘡瘍諸證胥辨析而條貫馬將授梓徵敘於予余循覽之下嘆其宅心之良厚而殫精之不懈其瘁也君已疾多奇效有他醫治之卒絕君至曰可生服其藥無不活遇寢人療之不受謝君急需補濟者或更以參求相資意所不合雖富貴招之不可致蓋天真疎效不隨俗俯仰故遊情万外而有急病讓夷之思也是編也本長生之妙道作條赤之金丹其斯為明六度而除四魔以自利利他乎其頭為父天地而母神明憫幼稚之連而弘煦嫗於吾胞乎後之業幼科者習於斯而有得將千載撫無一朝盡闢以治嬰孩足以辨析毫芒隨氣用巧而利賴靡涯矣途既重君子行高而素厚又信此書之足以傳世而行遠而揆諸我夫子懷少之志鹽聖天子
恤幼之仁均有合馬援洗筆以敘其端

序

樓中玉笛方聽羽客之吹海上瑤琴忽斷非儂之操正萬花之吐萼而丹桂先凋當百卉之含芳而紅蘭遽
萎此張融所以歎風流之頓盡江淹所以悲天道之寃論也予讀秋笛同年詩有深惆馬秋笛一代清才
三生哲匠梅原骨秀竹本心虛劉孝綽久號神童平德林羣誇偉器文擣綠帙口進者五百篇學積青箱
手妙者八千紙襟懷雪淡咳唾風生執鐵板以高朝考無俗韻撫銅絃而低唱賞譜新聲當夫月送秋來
水流春去看山畫裏聽雨燈前往往詠崔班之駕鶩賦彌衡之鶴鵠松青弄管苔碧橫箋動墨而珠玉齊
飛摛詞而煙雲亂落蓋彼胸中有竹眼底無花李太白本是長庚錢仲文不慚才子入衆香之國盡採芬
芳登羣玉之山全收亂費宜其聲高之紙價重曹倉讀李益之期詞一篇競如坐申徵之手迹萬本爭抄
也既而白舫辭家青袍作客凝陸之入洛等穀穀之遊燕鳥笠衝風憒過荆輸之市貂裘犯雪閒登郭隗
之臺聽鶯督亢之陂吟鞭半揮立馬桑乾之渡短笛橫吹其眼界日益寬胸懷日益壯已所惜朱衣未遇白
紱難拋桂百尺之帆蘿隱仍詠歸去住一分之座安仁且賦閒告惟是種處士之七松栽先生之五柳邀月
入座呼其當衣林和靖之門前嘗教鶴守宋處宋之畫外祇有雞談是其僕脫紅塵懷證白水庚說以山
池作宅米芾以書畫名船直若有終焉之志者然而古樹斜陽雖凌雲之鵠小溪新漲甯藏縱壑之魚所
以杜牧文章終逢崔鄆太冲著述卒遇張華使秋笛他日奏賦金門敷言玉署搜奇書於福地答逸響於
鈞天將見墨灑黃麻吟添紅藥夜徹蓮花之炬朝馳古葉之轍以視夫紫微分杳朞照讀蘇子瞻為真學士
裴士體是佳合舍人又何多讓焉不意酒更延齡草難却病月當空而雲掩劍其匣以沙埋天上逍遙通
明已稱仙監人間遊戲荆原是歲星子晉之白鶴難歸曼卿之青驃不返淒涼身世空數入琴天折大年
非闢風燭豈不哀哉且夫向秀聞笛而生悲傷其心之難再也百年絕絃以寄慨難賞音之稀也憶甲戌
春興秋笛計偕北上維其時半當空戰雲萬樹號風日薄生寒天低欲而相與按紅牙之拍浮藍尾之杯
于古帝之遺陵訪詩人之故宅落花後滿旗歌扇之間涼月一鞭水郭山亭之外荒村雁語似答吟聲野

店雞鳴頻催旅夢泊夫仲宣返蠻季子歸家誰憐下第之劉蕡其作閉門之程曉花無俗韻琴有同聲主
宗與彥度為神交德淵是定公之益友每至山谷曉淨水氣秋涼或乘舟而訪戴逵或下榻而留徐稚採
溪頭之蓮葉笑看吟鞭尋洞口桃花夜歌驟惜記曲而箱拋紅豆題詩而石掃芬苔方期夜燭晨燈長弦
晏集豈料傷寒落月遽斷音塵雖黃壤之理君實蒼天之孤我嗚呼寒煙英碧書榻空愁宿學鋪青酒鑪
如故鶴啼五夜鶴化千年古壁苔封尚掛裁詩之板空堂雨暗誰尋記事之珠縱教朗月清風嘗思元度
未必高山流水再晤鍾期所可幸者秋笛於卒之前一月以所著醉芸畫學四卷寄予元伯臨終知己獨推
前式微之既深遺友盡付杏山是與子相契者微相通者密不及此也予每值鳥啼花發之晨酒盡燈燈
之會取其詩而誦之覺客吟魂如來紙上杜陵別淚半落行間是用棠長吉之篇章仿康城之箋注庶使
劉郎來府唱遍武陵杜氏新書遠傳高麗貽君小序敢忘張堪把習之年寫我荒之即當宋玉招魂之句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丙申 清和月 日 四水寺居士書

集成小引

稽自三墳啟秘神聖迭興本草內經昭垂星日蓋聖人繼天立極位育為功念天地之間陰陽代謝
運氣推遷至之先後均無成規應之早遲靡有定律其間六淫勝復釀為灾眚良此蒼黎能無因是
而天札者此岐演十世之傳帝啟九章之問而有醫士之學也伏讀黃帝之謂岐伯曰至哉聖人之
道天地大化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闈之室非齋我不敢示夫聖如軒皇而於醫事崇尚若此
豈非痼疾一體胞與為懷故登萬世斯人於仁壽者歟素問而下如伊尹湯液皇甫謐甲乙秦越人
問難張仲景金匱王叔和脈經陶弘景肘後此數公者雖曰祖述靈素甚實以為述自茲而往醫
事寥寥雖著作代不之人求其幽偏無陂實難多覩惟明末李氏珍張景岳喻嘉言遞出闡明金
匱發洩內經掃蕪穢而返清潤有功於醫事者不自然數人雖產明代而其書始盛行於康熙初年

聖天子臨御德享中外仁協萬方近纂醫宗金鑑遍周海宇將見氏無疵穢物遂生成故預產明良以勸位育之功非偶然矣惟幼科一門不無遺憾雖嘉言微啟其端而其言未竟予每讀驚風之書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予幼稟虧多病於醫家色脈之要頗嘗究心長際仙師授金鼎火符性命之秘嗣是遨遊海嶽冀遇同儕竹杖芒鞋行蹤幾半宇內凡紳衿士庶名公鉅卿以及至微至賤者蓋嘗隨緣而方便之其臨證救治之多有非筆楮所能罄第念驚風之說在在訛傳莫復辭而正之坐使無幸嬰稚枉受貽殃前後相仍迄無底止茲將驚風之說概為刪訂而附以一得之愚自稟予胎元火功燉父以及襍證麻痘湯火瘡瘍無不周備棠以六卷計數十萬言成付梓頗曰幼幼集成其中診治權衡一遵經旨固或偏枯務期有當於理無害於人而後已非敢妄議前人遂其一隅之見第念保赤誠求不中不遠此書不無萬一之助勿忍終默而息不辭狂瞽呈政

大方豈曰并海覽天立言啟後亦聊體

古聖仁民愛物之心欲自效其負贊之悃云爾

首維

大清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孟春月羅浮陳復正飛霞氏書於遂陽之種香草堂

凡例

一幼科之書幾於汗牛其驚風之傳誠多謬誤喻嘉言陳遠公程鳳雖業已門之指出病癥惜未申明病癥與治癥之法仍無著落不足服人予茲徹底揭破以傷寒病癥雜病諸擣併謁絕脫證分為三則以擣字概之曰誤擣曰類擣曰非擣條分縷晰證治判然名目既正庶治療不惑周虛中曰開此三大法門可濟無窮大札

一幼科論證悉以陽有餘陰不足立說乘誤相承流禍千古後人誤以嬰兒為一團陽火肆用寒涼傷脾胃古初稟受敦龐貽害猶淺今非昔比怯弱者衆古方冷病母多齟齬是故聊為刪訂非敢輕前人而執己見蓋亦因時制宜之用也

一胎嬰柔嫩之姿乍離母腹如水上漚風前燭防護稍疎立見殤夭而幼科所用毒劣之方令其暗損真元陰陽榮衛既僥倖得生而精神已耗一生虛怯莫可補救况復不生者多茲於劫奪之方毒劣之方概行刪去而易以反正逆從之治無幸亦子或可免含冤於九泉

一顧顥肇於東漢衛沈而歲於宋人錢仲陽其能用仲景地黃湯治賦稟不足以七味白朮散治瀉利作渴豈不卓然有見迨門人某遺其名假託其名輒用霸方劫奪致人夭枉遂致胎譥後世茲為用其所長去其所短非敢好為節略實所以成仲陽之初念

一幼科惟從驚風摹擬而傷寒門類全從遺棄故學者但知有驚風不知有傷寒毫芒千里害豈勝言獨程鳳雖能見及此茲併纂入以備用

一痘疹為幼科切要諸家多不經意或另立一門學人以為源流各別不復留心討論今併纂入使知痘實幼科本有不敢不經心體察

一痘科之書如馮氏陳氏聶氏翟氏范氏雖皆不為無見而實繁簡不侔又惟范氏明顯可以濟急惜原版燬於明末康熙二年復梓者則亥豕益偏魯魚過半詩歌黏韻全亡證論先後重復識者鄙之予甚

惜焉因為詳悉刪潤纂入以成全璧

一少功為幼科第一要務濟急無捷於此余從前所傳悉犯闕門遂盜之戒不惟無濟而反有害今以異授神大繪圖作歌公諸同志急迫之際可以回春頃刻

一治療卽正方其未盡者復以經驗簡方併外治之法附於方後內有死起回生之訣若能留心記覽隨宜酌用其利無窮

一是書不但為知醫者設即不知醫者亦能用之蓋理路通暢用方簡切並無幽渺難明之說家置一冊可以對證調治自利利人不無小補

一是書雖云編輯而幼科家言又未敢盡信以為確其理明義暢有裨實用者取之浮而不切者去之間有未安之處即參以鄙見併素所經驗者成全之故難分某段為何人之言非敢掩人之功為己有也蓋幼科非方脈之比以其病困疾苦莫能告人一七下咽生死立判故不敢不為詳慎是書斟酌去取頗為得宜

一是書文義荒疎由予幼時未嘗學問祇以無章大札不忍坐視所以忘其固陋不禁率意言之語雖不論或非誣

明府幸毋以是見薄第原其忠愛之心而賜之規正是亦芻蕪之幸也

復正再識

鼎鑊幼幼集成總目

第一卷目錄

序 幼幼集成序

總目 賦稟

三關部位歌 浮沈分表裏歌

紋形主病歌 紅紫辨寒熱歌

脈證宜忌歌 四脈主病

附血量氣脫案 小兒脈法

熟料五積散 附論 雜成神火圖

用火口訣 初誕救護

夏氏臍風大圖 回生艾火

勿輕服藥 附論 漢藥之誤

面部圖 變蒸辨

五膜所屬之證 附景岳

第二卷目錄

集成小引

護胎

指紋晰義圖府附

淡滯定虛實歌

難產七因

集成三合保治丸 附論

集成神火歌

調燮

臍風諸方

初生護持

審形色苗穀

看病訣

審形色苗穀

六味地黃湯 附論

驚風闢要

喻嘉言論四段

辨明致妄之由

易去
驚字

類擣六條論 併方附

新立誤擣

擣類擣非擣

分門別證

小兒時疫證治

痛疾證治

論併方附處中先生

集成定癥丸 附論

一誤擣二條

論併方附處中先生

孔子傷寒證治

大陽血虛部急治等二

小兒傷寒類治

類治

幼科預宜修製應用丸藥方

論

論併方附處中先生

傷風證治

傷濕證治

論

傷暑證治

霍亂證治

論

第三卷目錄

咳嗽證治

百病咳嗽論附集

哮喘證治

諸疳類治方附

嘔吐證治

泄滯證治

傷食類治方附

食積類治

發熱證治

神奇外治法九條

治病至要口訣二段

痢疾證治

集聖至成丹論

瘧疾證治

消渴證治

諸血證治

第四卷目錄

腫滿證治

脹滿證治

黃疸證治

腹痛證治

癰積證治

蟲痛證治

諸汙證治

疝氣證治

啼哭證治

夜啼證治

二便證治

小便證治

大便證治

頭顛證治

眼目證治

耳病證治

鼻病證治

口病證治

舌病證治

齒病證治

咽喉證治

龜胸證治

鶴膝證治

五軟五羸

丹毒證治

水痘證治

破傷風治

庭疹癰疹

諸瘡證治

瘻瘍證治

梅瘡證治

亦稱證治
湯火諸方

第五卷目錄

痘疹天元賦十三段

痘疹西江月四十首

痘疹順險逆五善七惡

痘疹總略歌十五首

發熱證治歌廿五首

兒形證治歌十八首

起發證治歌廿六首

餘毒證治歌三十一首

成實證治歌廿一首

收屬證治歌十六首

落痂證治歌五首

三方

婦女證治歌十三首

麻疹骨髓賦四段

麻疹西江月二十首

後跋

麻疹證治歌

第六卷目錄

鼎鑄幼幼集成卷之一

羅浮陳復正飛霞氏

輯訂

廬陵劉勸采孟氏

校正

遂陽周宗頤虛中氏

參定

賦稟

夫人之生也。秉兩大以成形。藉陰陽而賦命。是故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乃至精神魄魄。知覺靈明。何者。非陰陽之造就。與氣化相盛衰。然天地之氣化有古今。斯賦稟由之分厚薄。上古元氣渾龐。太和洋溢。八風正而寒暑調。六氣勻而雨暘。若人情敦茂。物類昌明。當是之時。有情無情。悉歸於厚。非物之厚。由氣厚也。及開闢既久。人物繁植。發洩過傷。攘竊天元。雕殘太樸。世風漸下。人性澆漓。故水旱有不時之擾。流災有比戶之侵。生物不養。民用日促。值此之時。有知無知。咸歸於薄。非物之薄。由氣薄也。然則今之受氣於父母者。其不能不薄也可知矣。况有膏肓異養。貴賤殊形。醫術稱仁。顧可視為不經之務。夫膏梁者。形樂氣散。心蕩神浮。口厭甘肥。身安華屋。願養過豐。體質嬌柔。而且珠翠盈前。嬌娥列侍。縱熊羆之叶蕡。難桂柏以參天。復有癡由貪起。利令智昏者。有雪案螢窗。剗心噴血者。有栗陳肯朽握算持籌。不覺形耗氣痿者。有志高命蹇。刻念鑄營。以致心倦神疲者。凡此耗本傷元。胚胎之植。安保其深根固蒂也。乃若藜藿之家。形勞志逸。顧足心安守。蓋廩瓶倉對。荆釵裙布。乃其神志無傷。反得胎嬰自固。以此較彼。得失判然矣。若怒傷元氣。勞役形骸。迟雷烈風。嚴寒酷暑。日月薄蝕。病體初安。醉飽傷脾。落紅未盡。胎孕之由斯愈薄。實又成於人所不覺者。故今之稟受十有九虛。究其所因。多半率由於是業斯道者。當知氣化厚薄。人事澆醇。因是察其胎示之受於父母者之盛衰堅脆。庶幾近焉。若但以上古成方。而治今時薄弱膠柱鼓瑟。完歸無當泥而不通。未可以言達於理也。

護胎

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天地生生之道。終古為然矣。顧顯經曰。成胎之後一月增補幼幼集成卷一

為胚胎精氣凝也。二月為胎形始成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魄。五月應五形分五臟也。六月應六律定六腑也。七月精闢貫通光明也。八月元神具隆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禦外侮。十月受氣足。萬象成也。此胎元長養造化自然非人力也。第妊娠母臟氣護胎仍若四時之有序。足厥陰肝。足少陽膽。屬木主春。養胎在一月二月。手心主色絡。手少陽。三焦屬火旺夏。養胎在三月四月。足少陽脾。足陽明胃。屬於土旺長夏。養胎在五月六月。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屬金旺秋。養胎在七月八月。足小陰腎。屬水旺冬。養胎在九月十月。兒氣已定。待時而生。惟於少陰心君主之官。神明之臟雖不主月。而無月不在其胎元。長養護持可謂至矣。而人事恣縱壞敗能保其衝任有恆乎。舊德錄曰。世人莫不急於生子。要知生子之道。精氣交媾。鎔液成胎。故少慾之人。恆多子。且易育。氣固而精凝也。多慾之人。常難子。且易夭。氣洩而精薄也。譬釀酒而斗米下斗水則釀。釀且耐久。其質全也。斗米倍下水則淡。三倍四倍則酒非酒。水非水矣。其真元少也。今人夜夜淫縱。精氣妄洩。邪火上升。真陽愈憊。安能成胎。即僥倖生子。亦安能必具有成。所以年少生子者。或多羸弱。慾勤而精薄也。老年生子者。反見強盛。慾少而精全也。且凡嗜於飲者。酒亂其性。精半非真。無非濕熱。勤於慾者。孕後不即盜洩。母陰耗其胎氣。所謂恣縱敗壞者。殆以是歟。然父天母地。古人嘗言之矣。父主陽施。猶天雨露。母主陰受。若地資生。胎成之後。陽精之凝。尤使陰氣護養。故胎嬰在腹與母同呼吸共安危。而母之飢飽勞逸。喜怒憂驚。食飲寒溫。起居慎肆。莫不相為休戚。古人胎教。今實難言。但願妊娠之母。能節飲食。適寒暑。戒嗔恚。寡嗜慾。則善矣。此尤切於胚胎之急務。幸母視為況常而忽之。

指紋晰義

幼科指紋總無正論。且游移不定。莫可稽駁。有謂不必用者。有用而至於怪誕。不經誣。民惑世者。是皆未中之理。所以有用不用之殊議。請以一得之愚。聯發其要。蓋此指紋與關尺寸同一脈也。按內經十二經絡。始於手太陰。紋者。關旁支也。從手腕後出食指之。而交通榮衛於手陽明太陽之經。謂此紋為手陽明浮洛。

不知手太陰經起於中府而終於大拇指之少商。手陽明經起於食指商陽不相值。若無旁支不交通榮衛。不幾令太陰陽明表裏斷絕乎。况此脈可診。人所不知其遲數代捉與太淵一毫無異。但脈體差小。因旁支也。指紋之法起於宋人錢仲陽。以食指分為三關。寅曰風關。卯曰氣關。辰曰命關。其訣謂風輕氣重。命危。雖未必其言悉驗。而其義可取。蓋位則自下而上。邪則自淺而深。證則自輕而重。人皆可信。只恨復出詭異之說謬。驚風門類致後賢多岐亡羊。反成疑案。予意仲陽宋之明人。以孝見稱。豈肯以此誤世。大抵後之俗子假託其名而為之者。惟有識者知其言語鄙俚。證論荒唐。便能棄置不用。如張景岳夏禹鑄輩。皆謂可不必用。蓋非不用。實恐其妄誕不經。而無可用耳。近世醫家不知真偽。不辨是非。習而行之。乃至惑世誣民。禍害嬰幼。夫醫重關生命。乃聽無稽之言。流傳貽殃。是豈其可。予雖不敢粗知經脈。每見幼科指紋之說。不勝髮豎。欲為規正。恨其非人知而不言。此心未慊。今幸餘聞。請言其要。蓋此指紋即太淵脈之旁支也。則紋之變易。即太淵之變易。不必另立異說。炫人心目。但當浮沈分表裏。紅紫辨寒熱。淡濃定虛實。則用之不盡矣。倘舍此不圖。妄執謬說以為是。臨證不察病源。謬指為人驚畜驚。謝惑愚昧。予恐盲人翳可終墮重淵。莫之能出矣。周盧中曰。指紋晰義之精。自仲陽以來。七百餘年。無人道及。今讀至此。如夢初覺。始醉初醒。足以快人神志。真千古特識也。蓋世人乍聞此言。未能深信。姑就其舛謬之傳。撮其大要以正之。其略曰。指辨青紋。認是四足驚。虎口脈青色。是猪大馬驚。黑色是水摸。赤色火驚。紫色多成鴉黃色。即雷驚。又曰青驚白是疳。黃即因脾端青色大小曲。人驚併四足云云。凡此等之言。斷非錢氏所出。實齊東野語正人君子所不屑掛於齒頰者。然不明指其非人。或以予言不實。今駁其最無理者。以博一笑。其曰。指上辨青紋。認是四足驚。虎口脈青色。是猪大馬驚。黑色因水摸。赤色大人驚。紫色多成鴉黃。即是雷驚。是指紋之青赤黑一皆驚之所致。然則小兒之賦稟厚薄。胎元寒熱以及內傷外感。雜證麻痘數百之證。悉當以驚風稱之。以驚風治之矣。不然除去青黃赤黑之紋。又將何者辨其非驚風乎。謬誤之傳。莫此為最。既云黃即困脾端矣。是謂指紋黃色。脾土受傷不足之證。又曰。黃即是雷驚。似謂聞雷致驚。

有餘之候。假令小兒指紋見黃。不知此時應斷為脾困乎。抑應斷為雷驚乎。治之者。不知應治其脾乎。應治其雷乎。或將合一為治乎。抑亦分晰其方乎。且脾困為虛。雷驚為實。治虛遺實。治實礙虛。兼治不能分治不可。予亦莫知何所適從乎。至謂青色大小曲人驚並四足。夫人與四足靈蠹天淵。清濁冰炭氣化。純雜不侔。斷無並列之舉。今既曰人驚並四足矣。則是臨證時。凡指紋青者。謂人之驚可也。即謂四足驚亦可也。是人與四足竟可以通稱。而四足與人不幾為同類耶。即以紋曲之大小別之。原其意必謂大曲為人驚。小曲四足驚。又安知人不為小曲。畜驚不為大曲乎。何所據而確知人驚之曲必應大。畜驚之曲必應小。設使大曲之中仍有小曲。小曲之旁兼有大曲。得毋曰。此人驚中之畜驚。畜驚中之人驚耶。無稽之談。不堪寓目。再究其治療。更無是處。若謂人驚畜驚總是一驚。不必論證。不須異治。則今之分大分小。指人指畜者。得非譖妄乎。若謂人驚畜驚各為一驚。未可同論。正不知人驚為何病。畜驚為何證。宜以何物治人驚。何物治四足驚。既有以上之驚名。應立已上之證治。何以並無一法。而徒設無稽虛言以誑。在庸妄固不足責。而立言諸公之規正。反為編次於書。遺誤後世。吾恐有目者未必不為之皆裂也。

再曰青驚白是疳。青驚即以前諸說不必瑣贅。至於白是疳。誠為妄誣。夫疳證即方脈之虛勞。在幼稚為之疳積。本脾胃兩傷之候。久之則五臟俱損。中氣敗極。則面目肌膚俱見晃白。形如枯骨之象。故曰白是疳。此以形色言也。今以指紋當之。謬之甚矣。蓋氣血兩傷。精神久虧之證。其紋必淡。凡虛證皆然。不特疳證已也。然正可言其色淡。不可謂之色白。蓋指上從無白紋。予臨證四十餘載。未嘗一遇。後人勿謂古人之言一定不易。必俟其指紋白色。始可稱之為疳。若然則疳證之兒無幸矣。故知按圖索驥。終非解人神而明之。始稱近手。指紋辨證詳列於左。

指紋切要

小兒自彌月至於三歲。猶未可以診切。非無脈之可診。蓋診之難。而虛實不易定也。小兒每怯生。人初見不無啼叫。呼吸先亂。神志倉忙。而遲數大小已失本來之象矣。診之可益。不若指紋之可見者。與面目病

候相印證。此亦醫生望中切兩兼之意也。

指紋三關圖



今人抱兒對立於向光之處。以左手握兒食指。以我右手拇指推兒三關。察其形色細心體認。亦惟辨其表裏寒熱虛實足之矣。世人好異。不從實地用功。以此為淺近之說。不屑留意。不知臨證能辨此六者。便為至高之手。蓋表裏清則知病之在經在府。而汗下無誤。寒熱明則知用寒遠熱用熱遠寒。或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因時制宜。用無不當。虛實辨則知大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不為假證眩。或凡真虛。真實易知。假虛假實難辨。真假既明。則無虛虛實實之患。於此切要關頭。不知體會。但以不經之言。欺世誑俗。謂何者為人醫。何者為畜生。不特欺人。而且自欺。不特無益治療。而且誤人生命。是誰之咎哉。

三關部位歌

部位未可以定輕重安危由古存三關之說始存之耳

初起風關證未央。氣關絰現急須防。乍臨命位誠危急。射甲通關病勢彰。故見風關為病邪初入之象證
見氣關邪氣正盛。病已沈重治之宜速。倘三關通度緩出。命關則邪氣無所容焉。而不能降為亢龍有悔之象。治之者留意。幸勿輕視。
至重之候設透關射甲則

浮沈分表裏歌

指紋何故乍然浮邪在皮膚未足愁。腠理不通名表證。急宜疏解汗之投。
此紋與大淵脈浮此紋亦浮蓋邪在皮毛腠理之間故指紋亦顯露於外謂之表證急宜疏散散其皮毛間其腠理使邪隨微汗而解一七成功何嫌而不投哉。

忽爾關紋漸漸沈已知入裏病方深莫將風藥輕嘗試須向陽明裏證尋。指紋見沈如邪入裏但有淺深在陽明胃經治宜解肌若在外證身熱不已指紋極沈已入陽明胃府急攻下膚妄見其身熱猶以風華治之蓋病在內治在外非其治也不特病邪不服適足以燥其陰血而愈增其困耳。

紅紫辨寒熱歌

身安定見紅黃色。紅豔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深紅化為熱。神氣泰甯營衛靜謐定見太平明之色紅黃隱隱景物熙熙焉有不安之理寒邪初入皮毛經絡乍滯所以紋見紅鮮由血滯也無論內寒外寒初病久病一見此紋總皆寒證凡人中氣性弱榮衛不充紋必淡瑩淡而兼紅虛寒之證至謂深紅化熱其理安在紅本寒因豈能化熱肉其寒閉皮毛腠理不通蓋人身內據之漸時興皮毛之氣相貫通無一息之暫停令寒閉汗孔內出之氣無所洩鬱於皮毛之間漸積漸厚而化為熱矣此內出之氣焉熱非外受之寒能變熱也。

關紋見紫熱之徵青色為風古所稱。傷食紫青痰氣逆三關青黑禍難勝。阻其陰榮之道所以致紫紫為熱厥千古定評也少陽甲木其色本青肝膽受邪絞見青色此傷風候也但可以風熱攝之不可稱驚風以悞世蓋青者本之色內經有在天為風在地為木之言所以風木同氣肝受風邪絞必見此風理最明最顯而幼科偏不言青為驚據幼科所論驚子有驚風關要詳列二卷紫科所論驚食傷之候蓋飲食有形之物阻抑中焦壅遏脾氣不能宣布故風小乘其因而發之所以疾風上逆也疏通壅塞令其流利可也倘鬱抑既久脾氣愈不運榮衛愈見濁則風痰食熱固結中焦所以青而兼黑此抑鬱之至也急宜攻下庶有生機誤認驚風百無一救

淡滯定虛實歌

指紋淡淡亦堪驚總為先天稟賦輕。脾胃本虛中須弱。切防攻伐損胎嬰。小兒稟受陽虛肌膚見白唇舌亦且淡紅淡青淡紫而已蓋淡紅虛寒淡青虛風淡紫虛熱此等之兒根本不堅中氣法弱無論新病久病總歸於虛一毫攻伐不敢輕用倘誤投劑削蘆水難收海之晚矣活潑流行之象由食飲風寒相搏是為實證急宜推蕩去其訛坐其愈亦易若因三關絶黑推之不動死證也不治

紋形主病歌

腹痛紋入掌中心。

心經若彎弓內外有別其紋之兩頭彎向中指為內順證為外感風寒治之稍難。

形如水字脾肺不足食塞太陰中氣弱脾不運化故也或問指紋

為逆證為內陽散食治之稍難。形如水字脾肺不足食塞太陰中氣弱脾不運化故也或問指紋

推止一線安能有水字之形乎脈有左右安知紋無左右但能觸類旁通無往非理豈特指紋為然。

輝石豈非水字之形乎脈有左右安知紋無左右但能觸類旁通無往非理豈特指紋為然。

凡看指紋以我之大拇指側面推兒食指三關切不可覆指而推蓋螺紋有火剋制肺金紋必變色又只

可從命關推上風關切不可從風關推出命關此紋愈推愈出其紋在先原未透命關誤推而出之大

肺氣慎之戒之。

以上表裏寒熱虛實鑿鑿有據但能於臨證時認得此六字分明胸中自有主宰雖不中不遠矣若但以驚證塞責何難應對第良鐘自問未免懷慚凡我同人互為砥礪幸矣。

小兒脈法

小兒三五歲可以診視第手腕短促三部莫分惟以一指候之誠非易易內經診視小兒以大小緩急四脈為準予不避僭越體其意竟易為浮沈遲數而以有力無力定其虛實似此大小緩急更為明悉後賢具體認之。

內經脈要

黃帝曰。孔子而病熱脈慙小者何如。緩者邪之微其愈小者陽證見陰脈本為大忌但小而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夫小兒以稚陽為體而以病高脈不當小肢脈雖小手足溫者以四肢為諸陽之本陽猶在也若四肢寒冷指則邪勝其正元陽去矣故曰死也。

帝曰。孔子中風熱喘鳴息肩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息肩者脈寔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言小兒之外感而喘鳴肩息者脈當是大但大而緩則胃氣存此內經之旨聖人立言簡切而總括無餘世人不悟視為尋常能於此等處着眼則診視之要思過半矣子之臨證診視每論吉凶則多中者亦不外此第意之所至口莫能宣竊詳經所謂大小緩急者亦發而不露之意蓋大即浮洪類也小即沉細類也急即

數也緩即遲也。何若易以浮沉遲數之為得乎。再以節庵之有力無力辨其表裏虛實。誠診視小兒確然不易之妙訣。夫節庵亦一常人而能以有力無力辨其陰陽表裏寒熱虛實。雖至顯淺。至平易。亦至確當。熟讀古今人不相及耶。

四脈主病

浮脈主表。病在沈脈主裏。病在遲脈主臟。病在數脈主腑。病為

五至四至為遲。為寒為不足。浮遲外寒沉遲內寒。有力實寒無力虛寒。七至八至為數。為熱為太過。浮數外熱沉數裏熱。有力實熱無力實熱。

主證

浮而有力風熱。無力陰虛。沉而有力痰食。無力氣滯。遲而有力為痛。無力虛寒。數而有力實熱。無力瘡瘍。

總括脈要歌

太淵一指定安危。六至中和五至虧。七八熱多三四冷。浮沉遲數貴詳推。有力為陽為實熱。虛寒無力裏何疑。若能留意於中取。何至亡洋泣遠歧。

浮而有力實兼風。風熱皆陽表之實也。無力陰虛汗雨濛。陰蒙妄濛表之虛也。有力而沈痰食害。痰凝食滯結於裏也。沉沉無力氣凝胸。氣滯於中不運化也。遲而有力多為痛。浮遲外痛沉遲內痛。無力虛寒氣血窮。氣弱血衰至虛之候。數脈熱多終有力。數而有力實熱何疑。瘡瘍無力熱虛攻。陰虛受傷虛熱所致。

脈證宜忌歌

脈浮身熱汗之鬆。陽邪居表熱從浮解。沈細身涼莫強攻。無論表裏不堪攻伐。咳嗽正嫌浮帶數。浮緩為宜浮數大忌。細沉腫脹

定知凶。脾胃虛寒。愈不運化。二陽受病浮則反常。沈細下痢方為吉。氣血俱傷最嫌洪數。洪大偏宜痘疹連。陰陽充足毒不能留。腹痛不堪浮有力。有力者為陽為實為熱。無力者為陰為虛為寒。至哉斯言也。後賢無忽。

保產論

生產一道。天地自然之理。不待勉強而無難者也。然今之世。往往以難產聞者。得無以人事之失而損其天耶。保產之術。可不詳乎。世風不古。胎教久廢。為母者既不能保於平時。而徒臨產措置。猶覺其適謹。將難產之由。詳列於下。庶知預為調攝也。

難產七因

一因安逸。蓋婦人懷胎。血以養之。氣以護之。宜常時微勞。令氣血周流。胞胎活動。如久坐久卧。以致氣不行。運行血不流順。胎亦沈滯不活動。故令難產。嘗見田野勞苦之婦。忽然逢中腹痛。立便生產可知。二因奉養。蓋胎之肥瘦。氣通於母。母之所嗜。胎之所養。如恣食厚味。不知減節。故胎肥而難產。常見藜藿之家。容易生產可知。三因淫慾。古者婦人懷孕。即居側室。與夫異寢。以淫慾最所當禁。蓋胎在胞中。全賴氣血育養。靜則神藏。若淫慾一動。大擾於中。血氣沸騰。三月以前犯之。則易動胎。小產三月以後犯之一。則胞衣太厚而難產。一則胎元漏泄。子多胎白而不壽。且不觀之物乎。人與物均稟血氣以生。然人之生子。不能胎胎順。個個存而牛馬犬豕胎胎俱易。個個無損何也。蓋牛馬犬豕。一受胎後。則壯壯絕不相交。而人受孕不能禁。絶有縱而無度者乎。四因憂疑。今人求子之心雖切。保胎之計甚疎。或問卜求方。或聞過有產變。常懷憂懼。心懸意怯。因之產亦艱難。五因軟怯。如少婦初產。神氣怯弱。子戶未舒。更腰曲不伸。展轉傾側。兒不得出。又中年婦人。生育既多。氣虛血少。產亦艱難。六因倉皇。有等愚家。擇日不審。正產弄產。但見腹痛。遽令努力。產婦無主。只得聽從。以致橫生倒生。子母不保。七因虛乏。孕婦當產時。兒未欲生。用力太早。及兒欲出。母力已乏。令兒停滯。因而產戶乾澆。產亦艱難。惟大補氣血助之可也。

產要

產者臨盆。必須聽其自然。勿宜催逼。安其神志。勿使驚慌。直待瓜熟蒂圓。自然落矣。所以凡用穩婆。必擇增補幼幼集成卷一

老成忠厚者預先囑託及至臨盆務令從容鎮靜不得用法催逼嘗見有穩婆忙性急者誠恐顧失此勉強試湯分之招之逼之使下多致頭身未順而手足先出或橫或倒為害不小故未有隙不可令其動手切記緊要又嘗見奸詭之婦故為哼呀之聲或輕事重報以顯己能以圖酬謝因致產婦驚疑害尤非細極當慎也一孕婦將產不可占卜問神如巫覡之徒哄嚇謀利妄言吉凶產婦聞之倍生疑懼因令氣血結滯多致難產所宜戒也懷孕六七個月或八九個月偶略曲身胎忽亂動二三日間或痛或止或有水下惟腰不甚痛胎未離經名曰弄產父有臨產一月前忽然腹痛却又不產此是轉胎名曰試月胎水有無俱不妨但宜直身坐卧行立自然無事又有伸手高處取物忽然子鳴腹中但令鞠躬片時即安

臨產陣痛有二三日有六七日原非正產驚動太早子未出胞非難產也但聽其坐卧任意不得扶坐努力而令其憂疑氣餒惟勸其飲食以藥餌滋補之

臨產有七候臍腹急痛腰間重墜眼中出大糞門迸急產戶腫滿手指筋脈跳動胞水或血俱下乃是子出胞時始可用力如數證未備即一二日切不可令其努掙又有胞水已下兒頭已至產門三四日仍不下者因母氣先餒惟人參為專功力不能者大劑八珍湯補其元氣調其飲食時至自生

臨產時飲食減少最為可慮即宜以獨參湯常服不可使其氣力衰乏若交骨不開由血氣衰不能運達宜十全大補湯助之自開或加味芎歸湯亦可

臨產時驚動太早血先下而胎元乾涸僵死腹痛不必驚惶惟令產婦上牀穩卧切勿用力努掙徒傷神氣第令勉進飲食勿令氣乏予治極多十可全十惟以脫花煎加芒硝三五錢水煎熱服其胎化水而下矣古方以平胃散加芒硝下死胎下胞衣功雖最捷而暗中有損予見數人用此者胞胎雖下而產婦過一二年皆无一免者大都平胃散克伐胃氣而芒硝鹹寒傷血所以臟腑暗中受損今易用脫花煎藥味甘溫而歸芎生血活血肉桂暖血更加附子一二錢雖芒硝之寒不能為害矣此等之事非

臨證久者。莫知其弊也。予嘗治一少婦。年二十四。原係初產。總由慌忙急促坐。不如法。乃至久不能下。延子至。而胎已死矣。問產婦腹內動否。曰不動。小腹陰冷。知其胎死無疑。欲用煎藥。慮其初產門戶未舒。因與主家商酌。皆聽予言。毒無一失。令死胎僵硬。以藥下之。恐交骨未開。必損其母。莫若以十全大補倍參桂。一以扶產母精力。二可以暖其下元。使胎自爛。始能保全無恙。產家以予言為是。依此行之。以十全大補丸參桂服。一劑後。腹中溫暖。不痛不急。予曰得之矣。所可慮者。腹痛作墜。令不痛不墜。可以耐之。更幸產婦年力本強。脾胃素健。每食乾飯三五。肥雞半隻。予見更喜。以其中氣不衰。自堪承任。仍每日如是調理。至五日而死胎自下。糜爛臭穢不堪。產母精神如舊。毫無損傷。不慌不忙。尚可保全。况生胎乎。第人不肯安靜。必欲強為禁之。何哉。

產時子有出戶之勢。轉身差緩。母身一逼。或手或足。或橫或倒。又有生路未順。兒頭偏掛左右腿畔。名曰偏產。又有兒頭偏挂轂道。名曰橫後。此等數證。穩婆精巧者。則不須服藥。若穩婆無用者。急扶產母上牀。仰身正臥。厚被覆之。令老成穩婆。徐徐住上推之。內服補中益氣湯。并提之。須臾提上。重新轉身。兒頭已對產門。急扶即下。

產時門戶俱正。兒已露頂而不下。此轉身時。臍帶絆其肩也。扶母正身仰卧。輕輕推兒向上。以手指輕按兒肩去其臍帶。然後用力送下。胎衣來遲。氣虛弱也。急服脫花煎。若血流入衣中。脹滿疼痛。脫花煎加芒硝下之。或有能事穩婆。以手循臍帶而上。以中指頂其衣。輕覆衣中之血。從容俟之。亦下良法也。產時用力太早。水衣先破。被風所吹。產戶腫脹。乾澇狹小者。以紫蘇煎湯熏洗。以香油和蜜潤之。從容俟之。無不下者。

產時腸先出。用淨盆盛溫水。少入香油養潤。待兒與胞衣下時。母略仰卧。自己吸氣上升。穩婆以香油塗手。徐徐送入。或濃煎黃芪湯浸之。內服補中益氣湯。即上。又有兒併胞衣下。膀胱墜出產戶者。用前法送入。仍服補中益氣湯。若穩婆不謹。膀胱扯破者。八珍湯加猪脬為引。服之可覆。

產畢產門不閉。氣血大虛。十全大補湯。若因胎大而擦傷產門者。用斬艾益母草煎湯洗之。

產時胚胎既下。氣血俱去。忽爾眼黑頭眩。神昏口噤。昏不知人。古人多云惡露乘虛上攻。故致血量不知此證有二。一曰血量。一曰氣脫。若以氣脫作血量。而用辛香逐血化瘀之劑。則立斃矣。不可不慎。一氣脫證。產時血去氣亦去。故昏暈不省。微虛者少刻即甦。大虛者竭脫即死。但察其面目。如眼閉口開。手撒手冷。六脈微細之甚。或浮而散亂。此則氣脫證也。急用人參。多則五七錢。少則三二錢。加入炒米。煨薑紅棗煎湯徐徐灌之。但得咽即可救活。若少遲延。則無及矣。無力備參者。以大劑當歸補血湯加炒米。煨薑紅棗煎湯灌下。亦能救之。

附氣脫案

州左遂陽雲軒高君夫人梁氏。膏藥之票。其實最怯。產育亦多。戊午分娩。未見過艱。產下精神亦健。雲翁不以為意。與予閒話中庭。殊因一時下血過多。忽報倒仆於地。急視之。則手撒口張。面目俱黑。呼吸已絕然矣。幸人參有便煎之不及。即以一枝碎嚼。納產婦口中。以滾湯灌之。方得下咽。一吐傾囊而出。方得下咽。蓋胃氣已不納受矣。又嚼又灌。連嚼五枝。雖吐而未盡出。良久。噯氣一聲。而呼吸漸回。仍大造參丸而愈。自後分娩不復為難。客歲復娠。偶患微症。予曰。孕中患病。難以用藥。姑緩圖之。雲翁深以為是。而夫人必欲速愈。予知其不可。不敢承任。勸其更醫。連易數手。分毫無效。復延外科。妄用毒药。胎雖未墮。而瘡愈墮而不收。以致晝夜呼號。倉迫萬狀。精神形質困憊已極。及至臨月。見其面唇晃白。聲息至微。六脈空浮而無根。當夜服參三錢。十全大補丸方一劑。次早胞水已下。煎參七錢。以雞湯沖服。登時即產一男。產婦精神勝舊。不意三朝偶沾外感。頭疼身痛。惡寒發熱。投以熟料五積散而愈。未數日。忽因惱怒陡然上氣喘息咳嗽。連聲胸痛。喉內痰鳴。水米不入。略啜茶湯。則上下阻截。氣不相續。數人扶坐。莫能伏枕。不時昏絕。舉室惶惶。因視其脈。細數無倫。將近十至。予知為無根脫氣上衝。乃以八味地黃湯冀納其氣。二劑毫不為動。予曰。此等之證。非大補真元。莫能挽也。乃以六味回春飲。附參

桂薑歸地各三錢。加鹿茸五錢。一劑下咽而氣平能卧。四劑全安。曩之大臘乾枯。業日滋潤而痔瘡痛苦。亦不復言矣。此等脈證。在常俗之輩。必疑臨產服參過量。非用寬胸下氣不可。清降一。揚下咽即斃。仍歸罪於從前之參。必羣起而伏之矣。不知臨產之日。非猛進參也。則已脫於當產之際。何能至今。今之氣喘實由參力已過。虛證復現。子午不交。竭絕立至。非大力之方。安可挽回。此證得生。實由雲翁學識超邁。胸中有主。惟予言是聽。所以效捷桴鼓。稍循俗見者。萬無生理矣。

凡閉脫二證。不特產後宜辨。即中風中寒。氣厥暑風及卒然倒仆。昏暈不省。咸宜辨之。如牙關緊閉。兩手握拳。謂之閉證。有餘之候。即疏風化痰。亦可用之。如口張。手撒眼閉。遺尿。鼾聲。謂之脫證。蓋口張心絕。手撒脾絕。眼閉肝絕。遺尿腎絕。軀聲肺絕。皆元氣竭絕之候。惟大進參附。或可十中救一。

予見產後脫證。不敢服參。而覽者不知。凡幾嘗聞人曰。某產後無病。忽爾眼暗。一暈而絕者。又某產後忽一呵欠。即口張氣絕者。即此脫證是也。後有妄人。不知脫證為何事。不識人物為何物。而從中阻撓。不能服參。而覽者不知。凡幾死者。亦不知凡幾。死有知。能無抱九泉之慟乎。

一血暈證。本因氣虛。一時昏暈。然血壅痰盛者。亦或有之。如果形氣脈氣俱有餘。胸腹脹痛。氣粗外證。兩手握拳。牙關緊閉。此血逆證也。黑神散。無脹無痛者。悉屬氣虛。大劑芎歸湯加肉桂。卒然暈倒。藥有未及者。燒秤錘盛瓦盆。至牀前以醋沃之。令酸氣入鼻。收神即醒。

產後百脈空虛。洗拭太早。令中風口噤。手足搐搦。角弓反張。或因怒氣發熱。迷陽。用荆芥穗酒炒至黑。大當歸。各三錢。用半杯酒半杯童便半杯煎至一柄灌之。牙關緊閉。以筷抉開灌之。仍捻其鼻。以手摩其喉。使得下喉即活矣。此即產後病症。而幼稱為驚風者是也。

孕時觸損臟氣。胞繫裂斷。忽然胎墜。名曰小產。虧敗子宮。較大產為尤甚。然治此亦不同。大產惟以滋補為上計。馮楚瞻曰。小產不可輕視。將養宜十倍於正產。大產如果熟。曰脫。小產如生。探之破其皮殼。斷其根蒂也。忽略成病者不少。因而致死者甚多。然此證始因斂血以成胎。繼因精血以長養。終因精

血不足而萎墮。故瘀血甚少。尚有腹痛成塊。有形多屬血虛氣逆。惟大用溫補。則新者生。而瘀者去。若行消導破滯。則逆氣愈攻而愈升。多致不救。更有血虛腹痛。復有陰虧不能納氣。以致瘕症為患者。當以八味地黃丸加牛膝五味。早晚服之自愈。

張景岳曰。凡小產有遠近。其在二三月者謂之近。五月六月者謂之遠。新受而產者。其勢輕。懷久而產者。其勢重。此皆人之所知也。至若尤有近者。則隨孕隨產矣。凡今艱嗣之家。犯此者十居五六。其故何也。總由縱慾而然者。自來人所不知。亦所不信。茲謹以筆代燈。用指迷者。倘濟後人。實深願也。請試言之。蓋胎元始肇。一月如露珠。二月如桃花。三月四月而後。血脈形體具。五月六月而後。筋骨毛髮生。方其初。不過一滴之玄津耳。此其橐籥正無依。根荄尚無地。翬之則固。決之則流。故凡受胎之後。極宜節慾。以防泛溢。而少年縱慾。固知忌憚。雖胎因慾輕保全者亦多。其有兼人之勇者。或恃強而不敗。或既敗而復戰。當此時也。主方欲齋客。不肯依狂徒敲門撞戶。顧彼水性熱腸。有不啟扉而從。隨流而逝者乎。斯時也。落花與粉蝶齊飛。火棗與交梨並逆。合汚同流。已莫知其昨日孕而今日產矣。朔日孕而望日產矣。隨產本無形迹。在明產者。胎已成形。小產必覺。暗產者似水直溜。何知。故凡今之術家。多無大產。以小產之多也。娶娼妓者。多少子息。以其子宮滑而慣於小產也。又嘗見艱嗣之人。而來求方者。問其陽事。則曰能戰。問其功夫。則曰儘通。問其意况。則怨嘆曰。人皆有子。我獨亡。亦知人之明產而爾之暗產也。此外如受胎三月四月。而每有墮者。雖衰薄之婦。常有之。然必自縱慾不節。致傷母氣而壓者。為尤多也。故凡恃強過勇者。多無子。以強弱之自相殘也。縱肆不節者。多不育。以盜損胎元之氣也。豈悉由婦人之罪哉。

此景岳見道之言。古人每曰。寡慾多男。此即其註脚也。世人每恨不孕。孰知既受而暗損之。屢受而屢損也。終身無子。不亦宜乎。第由婦人由於衰弱。或陰陽偏墜。損胎至於數。而醫者竟無一策以保固之。亦可哀也。予有至聖至神保孕之方。屢經效驗。但信而行之。斷不有誤。

集成三合保胎丸

此為素讀墮胎者設也。蓋胎孕之墮雖由於衝任虧脾腎弱。若德性幽閒。內臟無火者。決不墮也。能清心節慾。起居有恆者。決不墮也。凡屢墮者。皆偏陂之性。暴怒之人。以致於肝氣有餘。肝血不足。虛生熱火。燭於宮。又或恣縱不節。其胎必漏而墮矣。而世之安胎者。無非執泥古法。以香砂芎芍為保孕良圖。不知熟藥安胎。猶抱薪救火。不惟無濟。而反速之。予甚不慊。因以古之內補丸。杜仲丸。白朮散三方。合湊各三合。保胎丸以條芩清肝火而涼血。白朮扶中氣以健脾。當歸養血甯心。熟地滋陰補腎。續斷填損傷而堅胞繫。杜仲益腰膝而暖子宮。至法者加以人參。力不能者不用亦可。藥雖平易。功勝神丹。誠所謂鐵斧相援。捷如影響。凡屢墮者服之無不保全。實亦婦科保孕安胎之聖藥也。再有叮嚀。凡屢墮者受娠一月。即製此丸服之。蓋胎墮者必在三月五月七月之間。此三月內切忌房勞。惱怒之必墮。一月以過萬無一失。

方

大濃地一十二兩用砂仁三兩老薑三兩同地黃入砂鍋內先以浮水煮兩晝夜候地黃將爛始去頭尾取身切片一十二兩以黃土研碎拌炒俟至實條芩枯翹者不用取兩以好酒洗淨乾脆用漂白朮取淨乾片一十二兩以黃土研碎拌炒俟至實條芩枯翹者不用取兩酒炒三次。遇婦黑瘦者加一兩。水拌炒以線斷為度。川續斷切片一十兩酒炒右將後五味和為一處。火焙乾燥。石磨磨之為細末。篩過以前地黃膏和勻。少加陳葷入石臼內搗千餘杵為丸。每早鹹湯送三錢。晚臨卧時酒送三錢。每日如此不可間斷。孕婦虛怯者須兩料方可。自一月服起過七個月方保無虞。此方至神而至聖。幸勿輕視。凡臨產時。節齋有六字真言。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臨盆。予復有三字寶曰。未離經。較六字真言便為親切。蓋六字真言出於常人之口。孕婦未能深信。三字寶為醫者之言。不容不信。誠保產金丹。回生上藥。予此法救人莫可勝紀。凡臨產家診視。無論脈之滑濇。痛之緊緩。但曰未離經。囁產婦曰脈未離經。尚未正產。且脈氣舒徐必然安吉。惟宜加餐穩卧。俟其時至可。

也。此何意。蓋產育全賴母氣為主。產婦聞其脈未離經。知時未到。不敢望其速下。惟安耐之而已。產婦一安。舉室皆安。庶無倉皇擾攘之患。天下原無難產之時。凡難產而致死者。總由時候未至。倉皇逼害之也。始則家長驚惶。不能鎮定。繼則產婦嬌怯。不肯忍痛。或弄產或轉胎。稍有腹痛。隨即聲揚。無知穩婆便稱是產。而試水坐草。一任胡為。究之七候未臨。胎氣未足。子在胞中。安然不動。欲令其產焉。可得乎。因其久而不下。產婦則驚懼憂疑。飲食不納。漸至氣怯神昏。嘗有未產而斃者矣。予臨是證。但曰未離經。惟以大劑甘溫之藥與之。如八珍十全之類。助其產母之元氣者為止。產則腹痛陣繫一陣。痛急自下。倘非正產。則腹痛漸減。漸緩。胎元得暖而安矣。予之所經。穩婆謂頭已平門。予診得脈未離經。用固胎暖藥而安之。有遲至一月半月十日而產者。已經十數人矣。豈有頭已平門而能倒懸一月半。月之理。即此可見穩婆之不足信。不觀節齋有曰。凡邪淫之婦。私胎並無難產。總因胎起於私。怕人知。覺。只得極力忍痛。痛到極熟之時。則脫然而出。此豈有穩婆分搆妙藥催生乎。凡產育能耐心忍痛。聽其自然。則萬舉萬全者。謂藥能催生。予則未敢許也。至催生之法。謂產時胎漿已下。一二時辰不生。方可用之。蓋漿乃養元之物。漿乾不產。必胎元無力。愈進敗愈乾。力以愈之。不得不以大補氣血之藥助其母力。又惟人參為至聖。其次則脫花煎。芎歸湯皆可。然亦庶子已出胞。交骨既開。門戶已正。方為有益。若止憑產婦腹痛之言。穩婆頭已至之說。妄用催生方藥。不惟無濟。反速其斃。慎之戒之。

十全大補湯 捣人參 炒白朮 白茯苓 大當歸 正川芎 白芍藥 懶熟地 生薑大棗為引

肉 炙甘草 生薑紅棗為引

八珍湯 捣人參 炒白朮 白茯苓 正當歸 加味芎歸湯 治新產交骨不開 正川芎 油髮灰 敗過版炙 周虛中曰。陽開而陰主闔。自然之理也。今交骨不開。陰極矣。必加肉桂以宣布陽和。庶為有濟。若過版髮灰之純陰。僅可謂任脈之嚮導耳。

脫花煎 凡生產臨盆此方最佳。并治產難。經曰不下。并死胎胞衣不下。俱妙用。全當歸一錢。上青桂錢半。淮牛膝一錢。淨車前五分。水煎加酒對服。若胎死不下。及胞衣不來。再加芒硝五錢。虛困劇。每兩人參二三錢。更加附子二錢。無不下者。此方比平胃散加芒硝功勝百倍。以其藥味甘溫。不傷元氣故也。

補中益氣湯 捣人參 炒白朮 炙黃芪 黑升麻 北柴胡 全當歸 廣陳皮 炙甘草 生薑 大棗為引

當歸補血湯 治產時去血過多。心內怔忡。頭暈眼黑。昏沉不省。用 炙黃芪一錢。當歸身五錢。加炒米

兩 生薑五錢

大棗五枚

水煎服

黑神散

治產後血暈胸腹脹痛。氣粗牙關緊閉。兩手握拳。血逆之證。用

炙黃芪一錢。當歸身五錢。加炒米

黑炮薑

淮生地

大黑豆五錢各

水煎酒對服

生化湯

此方去舊生新。凡產無論有病無病。能服數劑。使惡露盡去。新血速生。誠產後之要藥也。世俗

每以紅糖下瘀。反致損胃戒之。

大當歸

正川芎二錢

光桃仁二十粒

黑炮薑錢

炙甘草錢

生薑大棗水煎服

清魂散

治產後瘀血攻心。數日神昏不醒。瘀化為膿。流出臭穢而不知者。神效。白當歸

正川芎

鮮澤蘭錢

荆芥穗錢

鮮益母錢

搗人參錢

炙甘草五錢

生薑大棗水煎服

二 鮮澤蘭錢

荆芥穗錢

鮮益母錢

搗人參錢

炙甘草五錢

生薑大棗水煎服

加味導歸湯

催生及產後最為穩當。功亦鉅大。當歸身一錢

大川芎二錢

上青桂錢

催生但用此

三味水煎酒對服立下。預防血暈。以本方加酒炒荆芥錢。先將此藥煎好。俟胞衣已下。隨即服之。水無

血暈之患。效經千百。斷不誤人。

八味地黃湯

產後氣浮喘促。不甚虛者。以比納氣歸元。至虛者不能。

懷熟地錢

正淮山錢

淨橐

仁三錢

白茯苓錢

宣澤瀉錢

粉丹皮錢

川附片錢

上書性二錢

水煎極濃空心而服

六味回陽飲 凡真元已敗。氣血既亡。陰陽將脫。非此莫能挽回。誠回天贊化第一之功。此景岳新方知者尚少。大熟地鉢 大當歸錢 黑杞薑錢 熟附子錢 青化桂錢 上棟參錢_{三五} 加鹿茸數錢功更捷。生薑大棗為引。水煎溫服。此方不剛不猛。能回散失之元陽。能斂亂離之陰血。濟急扶傾。無出其右者。

催生簡便方 人能鎮定耐痛待時。斷無難產之患。或因倉皇急迫。不幸遇此。而催生之法不可不知。又或窮鄉僻壤。醫藥不便。誠為困苦。故附單方於此。以備急用。

一治橫生逆產。并治胞衣不下。及落死胎用 貝麻子四十九粒去殼研爛。於產婦頭項心刺去少髮。以貝麻膏塗之。須臾覺腹中提上。急宜除下。却急於足心塗之。自然順生。生下即速去藥。遲則恐防腸出。如胞衣不下。貼足心即下。一窮鄉僻壤。無藥之處。不幸遇此。即覓花椒葉。香圓葉。柚子葉。茱萸葉。生姜。蔥。紫蘇。煎濃湯一盆。俟可下毒。即令產婦以下橈坐盆上。澆湯淋洗其腹臍陰戶。久久淋洗。氣溫血行。登時即產。以上諸葉全有更妙。所少一二味亦不妨。一治死胎不下。及胞衣來遲。用生黑豆一升炒香。若熱用醋一大盃煎至六七分。去豆去湯。分三次服之。以熟手順摩小腹。其胚胎俱下。又方用冬蜜一大杯。以百沸湯調服之。立下。如胞衣來遲。再服一杯即下。一治難產。及橫生逆產。或血海乾枯。以致胎死不下。惶惶無措。死在須臾。宜急用皮硝五錢。熟附子一錢。五分好酒半杯。童便一杯。同煎三沸。溫服即下。百發百中。一方治產婦弱極。胞衣來遲者。用真青化桂三錢。當歸川芎各錢半。酒煎熟服立下。治死胎方 嫩芽半斤。搗碎水二大盞。煎至一盞服之。又方 用天花粉四錢。炒上肉桂淮牛膝 淡豆豉各三。用水二碗。煎至一盞。熱服即下。

熟料五積散 此方專治婦人產後外感。內治瘀血不行。痰凝氣滯。頭疼身痛。惡寒發熱。心腹疼痛。寒熱往來。似瘧非瘧。小腹脹滿。咳嗽傷風。嘔吐痰水。不思飲食。胸緊氣急。手足搐搦。狀類中風。四肢酸疼。渾身麻痺。凡產後一切怪證。並皆治之。

夫產後百節俱因氣血兩虧。外則腠理不密。易感風寒。內則臟腑空虛。易傷飲食。稍有不慎。諸證叢生。古書有產後以大補氣血為主。雜病以未治之之戒。後世莫不遵之。惟事滋補。不知風寒未去。飲食未消。滋補一攝。反成大害。昧者猶以為藥力未到。愈補愈深。死而後已。天下之通弊莫此為甚。予昔於潭州遇師授指此方。按法治之。往輒裕如。不敢自秘。逢人口授。并會刊板印送於此四十餘載。活人不可勝記。但慮世人不悟。以為淺近之方。安能神應若是。古人謂千金易得。一訣難求。予今訣破。然狐疑頗繹。方名五積者。謂此方能去風積寒。積氣。積痰。積食。積也。今產後之病。法正犯此。五積之證。授五積之方。以五積。豈非藥病相值乎。猶慮藥味辛散。而以酸水拌炒。名熟料五積散。俾藥性和緩。表而不散。消而不攻。方內所用肉桂解表逐寒。白芍和榮。諧衛。蒼朮厚朴。走陽明而散滿陳皮。半夏疏逆氣以除痰。芎歸薑芷入血分而祛寒濕。枳殼桔梗寬胸膈而利咽喉。茯苓去飲宿心。甘草和中補土。大虛大怯者加人參。微虛者可不用。其為溫中散寒之妙劑。用於產後無往非宜。五積散本方原有人參。因世人不敢輕用。故方中未載。香白芷錢一錢。上青桂味一錢。川厚朴。正川芎。茅桔梗。陳枳殼。白雲苓。炒蒼朮。杭白芍。半夏片。黑炮薑。炙甘草。廣陳皮三錢。各全當歸錢一錢。參一錢。右藥味皆宜秤過。除白芷肉桂在外。不炒。餘藥合為一劑。用好醋小半杯。淨水一杯。與醋和勻。將藥潤濕。入鍋內至黃色為度。取起攤地上去火毒。候冷入白芷肉桂在內。生薑三片。紅棗三枚。淨水二碗。煎至一碗。熱服。此方至平穩。見效之後。以而服之。不拘劑數。以愈為度。惟產後大汙泄瀉。或虛脫入。急去藥用溫水洗淨。倘其藥乾燥難咬。用磨刀水溫潤其腸。再以雄磁石煎湯服之。其腸自收。產婦及平居偶因用力太過。驚傷致子腸不收。用艾丸。桑豆大。灸頭頂心百會穴。三五壯即收。又方。

產後簡便方。產時母腸先出。然後兒生。產後其腸不收。甚為危急。用醋半杯。新汲水半杯。調勻。噙產婦面。每喫一縷。三啜收盡。真良法也。又方。以茺麻子四十九粒。去殼研爛。塞產婦頭項心。腸即收。入。急去藥用溫水洗淨。倘其藥乾燥難咬。用磨刀水溫潤其腸。再以雄磁石煎湯服之。其腸自收。產婦及平居偶因用力太過。驚傷致子腸不收。用艾丸。桑豆大。灸頭項心百會穴。三五壯即收。又方。

先以鹹湯洗淨。後用五靈脂燒烟於桶內。令患者坐桶上熏之自上。又方。用青油五斤煉熟。以盆盛之。候溫涼令產婦坐油盆內。約一頓飯久。仍以皂角為細末。微以一釐吹入鼻中。令作嚏立上。產後玉門腫痛。用蛇床子三兩煎湯頻洗即愈。又以葱白和乳香搗成膏貼腫上效。產後乳汁不通。用天花粉炒黃為細末。每用二錢。以紅飯豆煎濃湯調服。每日服二次。乳汁流溢。產婦氣血太虛無乳者用全當歸鑑。正川芎鑑。穿山甲。王不留行各一分。川木通五分。猪蹄一隻煮藥。以猪蹄爛為度。去藥服湯並蹄立通。

產後陽氣虛寒。門戶不閉。用石硫黃。海漂蛸。北五味。各等分共為細末。滲患處日三易。產後玉門不閉。陰戶突出。石硫黃錢。免絲子。吳茱萸錢各二分。蛇床子五分。水一盃煎至半盞。頻洗自收。

產後擦破膀胱不能小便而淋瀝。黃絹綢翦碎。牡丹皮。鮮白芨各一錢。將丹皮白芨研為末。同黃絹用水一盞。煎至絹爛空心服之。服時不可作聲。作聲則必不效。

初誕救護

小兒初生或不能發聲。謂之夢生。多不知救。深為可憫。切勿斷臍帶。速用明火。將胞衣炙暖。使氣入兒腹。更以熱湯盪洗臍帶。却取貓一隻。以布袋裏其頭足。使伶俐婦人。拿住貓頭。向兒耳邊。以口噉貓耳。貓必大叫一聲。兒即醒而開聲。方可剪斷臍。又有因難產或冒風寒。舉之過急。兒氣欲絕。不能啼者。臍亦以前法溫暖之。令暖氣入腹。氣回即甦。今父母之真氣呵而接之。凡斷臍帶。多以刀翦斷之。最為不妥。但以大紙燃薰香油。燃火於臍帶上燒之。令斷。蓋所以補接其陽。不但為起死回生之良法。并且日後無傷寒泄瀉之患。初生腎縮。乃受寒氣所致。用硫黃吳茱萸各三錢。研極細末。搗葱取汁。調藥塗臍。腹另以蛇床子燒之即佳。

悶臍生者。兒養門有一膜。悶住見氣。則不能出聲。拍之則膜破而叫矣。又有輕巧婦人。以用銀簪輕輕

挑破為甚便。或不能挑急。以緩衣繫色。勿令散放。以熱水浸其胞衣。寒天則以火炙之。久則熱氣入腹而氣內鼓。其膜自破聲自出。又有生下無穀道者。乃肺熱閉於肛門。急以金銀或玉簪。有其端的刺穿之。或以火針刺穿。但不可深。以油紙撲套住。免其再合。兒初生下。遍身如魚鱗。或如水晶破則流水。以蜜陀僧研細搗之。初生遍身無皮。俱紅肉。急以早米粉乾撲之。候其皮生全則止。初生大便小便不通。腹脹危急。令婦人口含熟水。吹兒之前後心。并臍下手足心。共七次。每一處吮吸七口。以肉色紅赤為止。須臾即通。又一方。以生葱汁。人乳各半調勻。據兒口。中須臾即通。初生不尿。以葱一根切碎。人乳半杯同煎。去葱取乳。分作四次服。即尿。不吮乳者。服此即吮。

調燮

小兒初生。飲食未開。胃氣未動。廓然清虛之府。宜乘此時。加意調燮。心兒未啼之時。令精巧婦女。輕指探兒口。挖去污血。急以甘草湯。用軟帛裹指蘸。音普。湯拭去口中涎沫。然後看兒面色。若身面俱紅唇舌紫亦知其必有胎毒。每日用鹹茶。但不可太鹹。以帛蘸洗其口。去其黏涎。日須五六次。此法至神至聖。世所不知。蓋兒之胎毒。藏於脾胃。口中多有精涎。其馬牙鵝口。重舌木舌。皆從此起。每日洗拭。則毒隨涎去。病從何來。而且至簡至易。何忽視而不為。倘胎毒重。直須洗過週歲。方得此有毒者之調燮也。倘兒面唇淡紅。此為胎寒。可用茶惟以淡薑湯洗拭。每日一二二次足矣。蓋薑能開胃。而且和中。最利於時用者。至於古方之用黃連大黃朱砂輕粉開口之法。此時斷不可用。今時稟受十有九虛。若寒極削最不相宜。况嬰兒初誕。如蟄虫出戶。草木萌芽。卒遇寒雪嚴霜。未有不為其摧折者。以苦寒而入初誕之口。亦若是也。每見三朝七日。必有肚痛嘔乳。泄瀉夜啼之證。是皆苦寒傷胃之害。其孰能知之。或曰子言苦寒不可用於初誕之口。何以後之沈瀆丹及瀉青。凡有三黃大黃。得無矛盾乎。曰。彼胎毒已現外證。可憑有病。病當何大黃之足畏。今初誕開口。未辨毒之有無。即使有毒。尚然未發。深藏潛伏。聲臭俱泯。程鳳雖有言。正如閭閻無事時。未可抉平人而誅之。曰。爾將為寇也。以苦寒而開口。是誅平人也。毒

發而畏寒。是有寇不誅，鄉原之仁。烏乎可也。

臍風論症

臍為百風總竅。五臟寒門。道家謂之下丹田。為人生之命蒂。兒在胎時。目鼻未通呼吸。惟臍間真息隨母之呼吸為呼吸。及其下地。圓底一聲。氣通口鼻。而胎元之一息不得為用。參遂寄於臍內一寸三分中。虛一穴。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央黃色。八脈九竅經緯聯絡。為真息往來之路。坎交離會之鄉。凡修煉仙胎。皆從此處立基。所以謂之命蒂。故小兒初生。惟臍之干係最重。斷臍之時。不可不慎。或剪臍帶太短。或結束未緊。以致邪風侵入臍中。或浴兒時。率動臍帶。水入生瘡。客風乘虛而入。內傷於腎。腎傳肝。肝傳心。心傳脾。脾傳肺。蘊蓄其毒。發為臍風。其證面赤啼叫者。心病。手足微搐者。肝病。唇青口撮。痰涎壅塞者。脾病。牙關緊急者。腎病。喘哭不止者。肺病。五臟之證。略見一二者。猶可治。悉見者。不治。小兒初生。惟臍風為惡候。其證有三。一曰臍風。二曰噤口。三曰鎖肚。難治臍證。而寒熱自別。治者宜詳註。一曰臍風。由斷臍風為水濕風寒所乘。入於臍而流於心脾。令肚腹脹滿。吮乳口鬆。多啼不乳。此初起之時。速用大攻散之。若至氣息喘急。口不開。牙關緊閉。口吐白沫。作痛。此胎毒夾風邪入穢。外用大攻。內用指迷七氣湯。方見三卷
胎毒門。若肚臍青腫。啼聲不出。或肝上青筋弔疝。爪甲青黑者。皆不治。一曰噤口。其證口噤眼閉。啼聲漸小。舌上聚肉如粟米狀。吮乳不得。口吐白沫。大小便不通。遇此先看其上腭有點子。即以指甲輕輕刮破。以木香白蔻仁各五分煎湯化下。沉澁鼻利。動臟腑。氣順自愈。一曰鎖肚。由胎中熱毒壅盛。結於肚門。大便不通。急令婦女溫水漱口。吮克之前後心併臍下及手足心。共七處。凡四五次。以輕粉五分研末。蜂蜜少許。溫水調服。以通為度。如更不通。以葱白三四寸長。用油抹潤。輕透穀道。納入二寸。以通為快。若至七日不通者死。古人之論臍風。皆謂由於水濕風冷所致。予則以為古論。蓋臍風有內外二因。有可治不可治之別。外因者。風濕所傷。因圍者。稟父之真陽不足也。予嘗見一士產育十數胎。皆男盡傷於七日內之臍風。無一存者。若謂外邪所傷。何以獨傷此家之兒。又豈無一兒。

能避之者。此內因之顯而易見也。凡男子之命門真陽不足者。右尺脈必細澀無神。生子必臘風。此子
祭之詳見之確。非耳聞者比也。其外因者。病發於三四五日之間。病發於六府故可治。內因者。病發於
六七日之間。病生於五臟故不治。量者夏禹鑄有預防臘風之訣。謂三朝一七。看兒兩眼角黃必有
臘風。不知稟受厚者生下即滿面紅黃。乃為吉色。誤認臘風。其害不小。此發不確。惟令乳母每日摸兒
兩乳。乳內有一小核。是其候也。然乳內有核。發臘風者固多。而復有不發臘風者。此法十有七八。亦有
二三分不確。但看小兒不時噴嚏。更加多啼哭。吮乳口髮。是真候也。急宣治之。第臘風之治。無一成法。
可遵。雖有疏風攻下之法。莫可濟急。獨予異授燈火。無論臘風瘡瘍。以及凶危險症。用藥不能挽回者。
此大可以生之。久經效驗。未肯輕傳。因見幼科不知大穴。往往錯誤用之。反致引動風邪。蔽固大毒。致
兒身熱不退。大盡內攻。每多不救。故不忍隱秘。盡行吐露。以公諸世。世之幼科治病。輒曰翦風。曰截風。
夫翦者邀遏之謂也。截者堵塞之謂也。以火攻用於中宮。任脈所經之地。豈非堵塞其邪。而但闔門逐
盜之戒乎。不知風邪之在人身。善行數變。無形無聲。欲除其害。無如疏散條達而去之。不使久羈於榮
衛經絡。則善矣。如仲景之治傷寒。而立汗吐下三法。邪之在表者汗而散之。邪之在裏者吐而越之。深
入者下而奪之。總欲其邪盡而後已。未聞有邀截之為。今幼科不但不為逐邪。而反閉關絕險。阻其去
路。使邪氣進不得退。不可。猖狂躑躅。欲其不倒刃相攻。反鬪逆犯者。不可得也。此皆為醫者釀成之禍。
於邪何尤。凡邪之傷人。未有不從三陽而入驅者。邪法亦必使其從三陽而出。故此大穴。亦惟三陽有
之。蓋欲引其出表。斷不使之入裡也。敬為圖說詳後。並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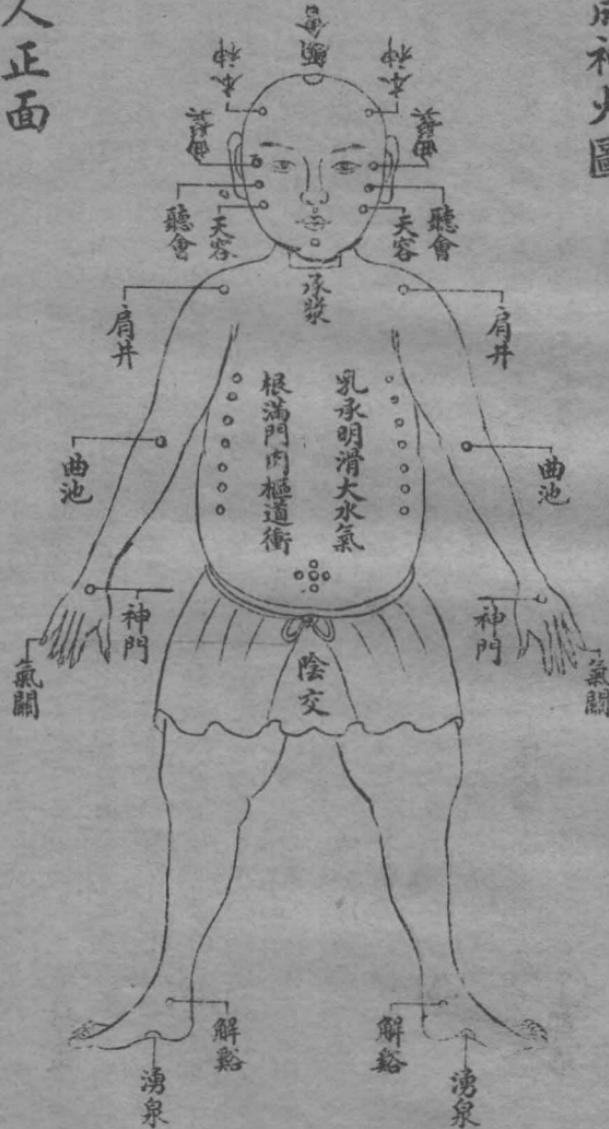
政大方。

用火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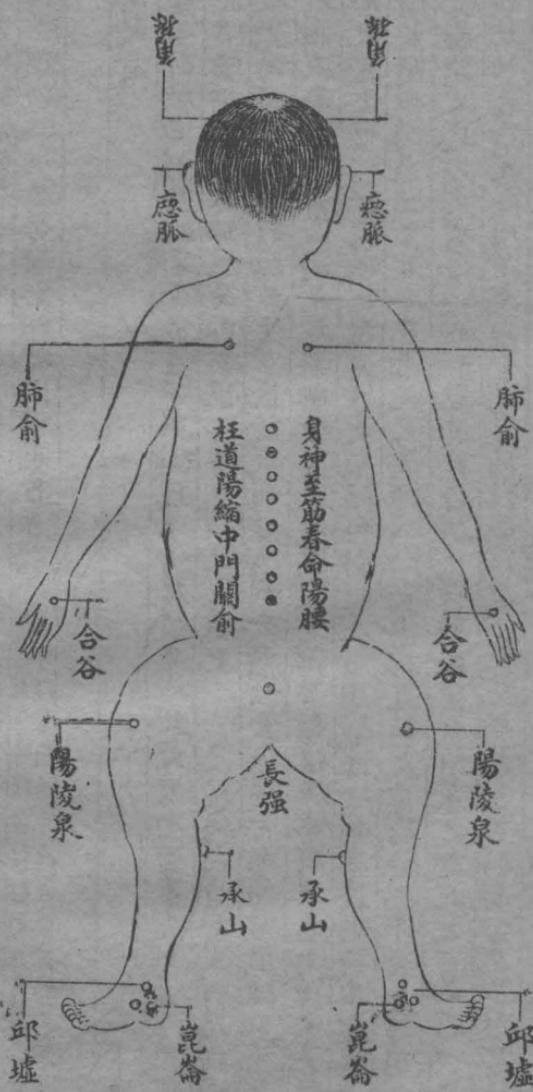
夫嬰兒全身燈火。誠幼科第一捷法。實有起死回生之功。火共六十四堆。陰符易數。能疏風散表。行氣利
便。解鬱開胸。醒昏定搐。一切凶危之候。火到病除。用火之時。倘值寒冬。必在房中。兒燒明火。使燃不致受

寒燈草大小適中。以麻油燙用。令老婦人抱兒解衣去帽。從左耳角孫起。總依後之歌訣。甲之尺用火不可姑息。勿為火數過多。憫其難受。蓋小兒受病。由其經絡凝滯。臟氣不舒。以火散之。正欲使其大哭。方得臟氣流通。渾身多汗。榮衛宣暢。立時見功。此火暗合周天。不可減少。少則不效。若救臍風。非此不可。火穴圖歌並列於後。

集成神火圖



銅人背面



集成神火歌

仙傳神火天然理。始從角孫聽脈起。聽宮曲鬚本神旁。次乃天容從右竅。願會承榮左肩井。曲池合谷諸邪屬氣關已過至神門。右亦如之。審可醒。左乳根中七焦起。右亦如之。無侍齒。臍下陰交續命關。平平三點山危正。春中身柱主長強。肺愈陽陵承山當。崑崙解溪邱虛穴。湧泉右亦效之良。愈音。

指明火穴

仙傳神火天然理始從角孫聽脈起。用燈火無論男嬰女嬰皆從左邊聽宮曲鬢本神索次及天容仍右取天容在耳門前曲鬢在鬚脚旁本神在額角顙會承漿左肩井。曲池合谷諸邪屏。在額門承漿井在肩上完中從左起故曰左肩井曲池在肘彎上裏屈縫處合谷在虎口近交骨處神門在掌後下廉錢右亦如之。又如之。左乳根中七樵始右亦如之。何待齒從左乳根下走從十至下脣下陰交續命關平平三七樵止有乳根下亦如之。脣下陰交續命關平平三點凶危止。半分用火二樵脣中身柱至長強脯愈陽陰承山當長強穴月柱在項骨三節下從上至下九樵至外踝骨前湧泉在足底中心左脚卒完右亦泉在膝外邊下三寸。嵐崑解谿邱墟穴。湧泉右亦效之良。嵐崑在外踝骨後解谿在繫鞋帶處邱墟在承山在脚肚盡處。之如之。

宜用火者

一平素產子有臍風則胎胎不災。於產下第二日不待其發先以此火散之百不失一。一胎嬰生下多啼不乳噴嚏呵欠。吮乳口鬆是即臍風作參急以此火散之。一凡兒病面青面黑。扭項搖頭。仰身擦面。或眼青怒視。或左右斜視。或上下竄視。或兩目連劄。或頭項牽強。踰舌露筋。噓風撮口。啼哭咬人。或手如蠶物。或兩手牽引。或兩足跳掣。忽擾忽亂。失張失志。但覺神情與常有異者。由從前表裏不清。將欲作瘡。此火之妙。一傷寒已痽。角弓反張。眼目斜視。左右僵攏。并中惡客忤癆證。與食填太陰。及一切風閉火閉痰閉氣閉。乍然卒死者。此火最神。一食傷脾胃壯大青筋。於端午日午時用全身燈火復於青筋開火處。以火截之一火一點其肚自消。一風寒痰氣閉塞之證。此火實有神功。凡用燈火病輕證也。疏解之則愈。愚人妄用。是謂輕病重治。反為不如。一內熱者清利之自愈。不可用火強用之。不待不能使熱都從裡以達表。適足以助熱而耗陰致身熱不退。在夏秋燥令尤為大忌。一小兒四時傷風感冒。身熱出汗。大小便調。唇舌如常。口不作渴。此表

大病久病身體怯弱面白青黃唇舌白瑩搖頭斜視昏睡露眼形骸消瘦聲息輕微自汗盜汗或一切嘔吐瀉利痘麻瘡癰久嗽失血之後精神疲倦乳食減少指紋沈細六脈無根此皆虛極之證切忌火攻慮其升故也一切久熱消渴疳證形骸黑瘦毛髮枯焦由陰虧血弱處熱所為誤用燈火愈增其病慎之一燈火為兒科切要今醫者不特不明火穴而併不辨寒熱虛實不當用而用之反為大害惟依以前辦法則用之無不當矣

附夏禹鑄臍風火圖



夏禹鑄曰。臘風初發。吮乳必口鬆。兩眼角挨眉心處。忽有黃色。宜急治之。治之最易。黃色到鼻。治之仍易。到人中承漿。治之稍難。口不撮微。有吹噓。猶可治也。至唇口收束。鎖緊。舌頭強直。不必治矣。一見眉心鼻準有黃色。即用燈火於顙門一椎。人中承漿。兩手大拇指端少商各一椎。臘門。遼臘。六椎。臘帶。未落於口一椎。既落。於落處一椎。共一十三椎。風便止。而黃即退矣。予按古今燈火。惟上全身火。有經有府。有理有法。無有出其右者。第火穴多。恐倉卒之際。在嫋熟者不難。倘未經煉者。一時不能用。故附夏氏臘風大於此病。忙迫之際。可以濟急。此火亦曾經驗。第不及全身燈火耳。

回生艾火

以前全身燈火。皆為寶邪。升散之用。併一切怪證。莫可名狀者。無不奏功。倘涉久病體虛。忽然精神滑亂。入事昏沈。前火則為不宜。須用回生艾火。挽之。蓋此大能回散失之元陽。收歸氣海。因其根蒂。免致離散。其法以生薑切為紙薄厚片。大如指甲。貼尾閭穴。脊骨命門穴。在腰脊間。前正對臍。正對臍。以艾絨。捲緊如菟豆大。安薑片上。用火炙之。每穴以三柱香為度。灸完。另以薑片貼臍下陰交穴。如前灸之。此火不特小兒可用。凡男婦一切中風。中痰氣厥陰證。虛寒竭脫凶危之候。咸宜用之。有起死回生之功。幸毋輕視。凡小兒中惡客忤。以及痰閉火閉風閉。乍然卒死。即以全身燈火醒之。倘或一時未有其人。即以大指搘其人中穴。病輕者一搘。即啼哭而醒。倘不應搘。合谷又不應搘。中衝若再不應。其病至重。即以艾丸如雞子大。於中衝穴灸之。火到即活。蓋中衝一穴。為厥陰心包絡之脈。所出其經。與少陰心臟相通。此火一燃。則心中陽然而覺。倘此火全然不知。則百不能救一矣。

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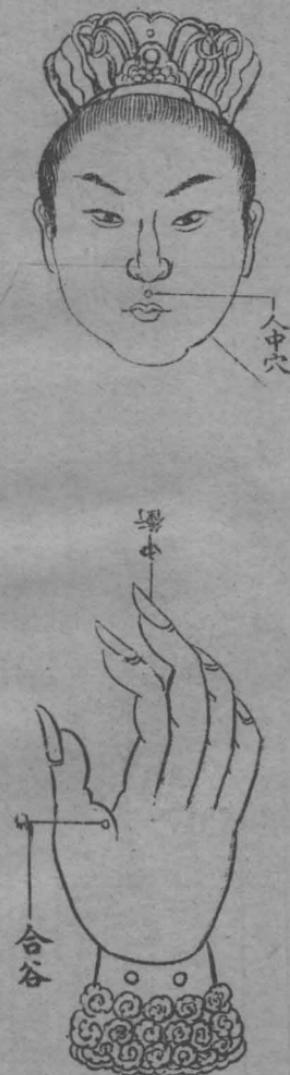
辰砂僵蠶散 一治撮口臍風鎖肚用 鏡辰砂水飛五錢 直僵蠶炒一錢 天竺黃分五錢 蝙珠粉三分 直麝香分 共為末。每用少許蜜調抹兒口內。

龍膽湯 治身熱臍風撮口用 龍膽草 鈎藤鈎 白茯苓各五分 川大黃紙包一錢 大棗一枚水煎溫服。

治撮口用 牛黃分研末。竹瀝調滴入口中。又方取蝎虎一個即壁虎也 裝瓶內。用硃砂細末亦入瓶內封其口月餘。今食砂取出其身赤色陰乾為末。每一二分酒調下。

又方治撮口用 穿山甲用尾上甲三片羊油炙極黃色 蝎梢毛共一個 一并為末。大乳汁調塗乳上。令兒吮之。用厚綢衣裡包。須臾汗出即愈。

保生湯 治胎風鎖肚口噤用 北防風分 陳枳殼分五 小桔紅酒 白茯苓三分 荆芥穗分 遠志



肉加分 製南星分 芽桔梗分 炙甘草分 燈心引

二豆散 治臍腫突用 紅飯豆 淡豆豉 天南星 鮮白斂各一 共為末用芭蕉自然汁少加香

油調藥敷臍四旁得小便日子即愈。

龍骨散 治臍瘡用 石龍骨錢一錢 真輕粉分 川黃連錢 枯白礬錢一錢 共為末乾搽 又一方

用 大紅羊絨燒灰為末敷之效。

臍證簡

小兒初生犯撮口臍風荷色風鵝口風等項。牙齒根邊生白點名馬牙。啼哭不吮。即看口內堅硬乳之處或牙根邊白點。將針挑破出血濃。煎薄荷湯磨京墨調勻。以指攢過。再以產母亂髮蘸墨。滿口搽之。仍用新青布蘸溫水展口即愈。小兒臍風撮口。用完全生葱二根搗爛取汁。又以直殼蠶三個炒去絲研極細末。以葱汁調勻塗母乳頭上。令兒吃之。或灌兒口內亦可。小兒邪風撮口。以艾葉燒灰填臍上。以帛縛之。若臍帶已落。用蒜切薄片貼臍上。以艾火灸之。俟口中有艾氣立愈。小兒噤風初生口噤不乳。蟬蛻十四枚全蝎去尾毒。洗去鹹泥。十四枚炒乾研極細末入輕粉三分。每用一匙乳汁調灌即愈。小兒撮口。但看舌上有瘡如粟米者是也。以蜈蚣炙焦研末敷瘡上。撮口噤風面黃色。氣喘聲不出。由胎氣挾熱流毒心脾。故今舌強唇青。聚口發噤。用直殼蠶二枚去嘴略炒為末。蜜調納兒口中。小兒十日內口噤不乳。取大蜘蛛一枚去足。炙焦研末入精油一小盃和勻。分作三次。徐徐灌之。神效無比。小兒臍瘡出血及膿田海螵蛸胭脂共為納末。以油潤瘡乃搽藥。

初生護持

嬰兒初生。肌膚未實。宜用舊絮護其背。亦不可太暖。更宜素見風日。則身體剛強。肌膚綈瘦。若藏於草帷密室。或厚衣過暖。則風骨軟脆。不任風寒。多易致病。衣衫但隨寒暖加減。當令背暖為佳。亦勿令其汗出。恐致表虛。風邪易入。乳哺亦不宜過飽。所謂忍三分饑笑七分能操壯少洗澡。皆至言也。又須令乳母

預慎不淫七情。蓋兒初生。藉乳為命。善為乳母者。夏不欲熱。熱則致兒吐逆。冬不欲寒。寒則致兒咳嗽。怒乳則上氣顛狂。醉乳則身熱腹痛。新房而乳則瘦。脊交脰不能行。新浴而乳則發吐傷神。飲食不調。停積胸膈。結為痰飲。乃成壯熱。壯熱不已。遂成風癇。兒啼未定。劇以乳哺。氣逆不消。因成乳癰。有孕而乳。致兒黃瘦。肚大腳小。名曰尅首。總之乳母能慎寒暑。恚怒。厚味。炙臍。蔗乳汁清和。兒不致疾否。則陰陽偏勝。氣血沸騰。乳汁敗壞。必生諸病。若屢服藥餌。則臟腑陰損。變成敗證。均不可不知。其初誕之時。有於頭額之前。髮際之間。矣之。又以燈火遍身燒之。彼以為能截風路。不知適足以大開風門。蓋大功由兒有病。不得已而用之。無故而用伐。及無辜諸病。自茲始矣。戒之戒之。凡浴時須調和湯水。試看冷熱。若不得所。令兒畏怖。况冬浴久。則傷寒。夏浴久。則傷熱。其浴兒當護兒背。恐風寒從背而入。凡浣兒衣。不可露於星月之下。易惹邪祟。如偶失守。當醋炭薰過。方可衣之。有馬名天地女。又名隱飛鳥。最喜陰雨夜。遇飛鳴徘徊。其鳥純雌。無雄。善落羽毛於小兒衣內。令兒作病。不可不慎。凡當春夏之間。宜令其地卧。使不逆生長之氣。如遇秋冬。宜就溫存。使不逆收藏之令。凡在春天。勿與護項裹足。以致陽氣不和。因多發熱。即至年長。下體勿令過暖。蓋十六歲前。血氣方盛。如日方升。惟真陰未足。下體主陰。得清涼則陰易長。過暖則陰易消。故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夫人以脾胃為主。故乳哺須節。節則調養脾胃。過則損傷脾胃。夏天忌熱乳。冬天忌寒乳。皆宜擣去之。而後與之。凡食後不可與乳。乳後不可與食。小兒脾胃怯弱。乳食並進。難以消化。初則成積。久則成癖。成疳。皆乳母不慎之過。凡寒則加衣。熱則減衣。過熱則汗洩而腠理疏忽。以致風寒易入。疾病乃生。更忘解脫。當風易於感冒。然風和日暖。又當抱出遊戲。如陰地草木。不見風日。未有能堅持者。又不可日置地閒。令肚着地。以致脾宮受寒。腹痛泄瀉。戒之慎之。

勿輕服藥

初誕之兒。未可輕藥。蓋無清草木。氣味不純。非嬌嫩者所宜。且問切無因。惟憑望色。粗疏之輩。寒熱二字。

且不能辨而欲其識證無差不易得也。凡有微疾不用倉忙。但令乳母嚴戒油膩葷酒。能得乳汁清和。二三日間不藥自愈。所謂不藥為中醫。至哉言也。每見愚人。兒稍不快。即忙延醫。練達者或不致誤疏畧者。惟以通套驚風藥治之。此無事之中。生出有事。伐及無辜。病反致重。父母見其無效。是必更醫。卒無善手。相與任意猜度。曰風曰痰曰驚曰熱。前藥味後藥繼至。甚至日易數醫。各為臆說。陽九疊進。刻不容緩。嗟夫。藥性不同。見識各異。嬌嫩腸胃。豈堪此無情惡味。擾攘於中。不必病能傷人。而藥亦可以死之矣。予每見不聽勸戒。雜藥妄投者。百無一救。哀哉。

馮楚瞻曰。凡為幼科。猶宜參看方脈諸書。蓋幼科名曰啞科。疾病痛苦。勿能告人。全賴治者細心詳察。况幼科諸書。理淺言畧。難名痛原。惟以小兒不節飲食為執見。最重消磨。更以純陽之子為定論。恣投寒苦。孰知易停滯者。脾氣必虛。若圖兒小效於目前。則便遺大害於日後。况小兒易虛易實。言虛者。正氣易於虛也。言實者。邪氣易於實也。然邪湊之實。必乘正氣之虛。若不顧正氣之虛。惟逐邪氣之實。具有不敗者幾希。如寒傷火也。但溫養榮陰。風傷衛也。惟辛調衛氣。但使榮衛和平而宣行。則客邪不攻而自散。使正氣自行逐賊。則邪退而正氣安然。如浮雲一過。天日昭明也。若耑投與氣血無情之猛劑。客邪雖戢。正氣亦傷。乘虛之邪將接踵而至矣。豈知正氣不至。空虛邪必不能湊而為實。至於云純陽者。以無陰而謂。乃稱陽耳。其陽幾何。陰氣未全而復敗。其陽將何以望其生長耶。况天地之氣化日薄。男女之情性日漓。幼稚之稟受日弱。有稟父之陽氣不足者。多犯氣虛中滿。有稟母之陰血不足者。多犯陰虛發熱。患痘則多犯腎虛內溼之證。此皆先天不足所致。近來比比皆然。若徒效上古尅削寒涼。如肥兒丸。蘆薈丸之類。則千中千死。莫能挽也。至云小兒陽大有餘。不知火之有餘。實由水之不足。壯水以制陽光。先賢至論。服寒涼百不一生。古哲格言。以不生之藥。投欲生之兒心。何忍哉。凡小兒脾胃自能消穀。今偶有停滯。則脾胃受傷。則健其脾胃。而穀自化矣。故方有助脾消化。推揚穀氣者。有稟命門火衰。生火補土者。有一消一補者。有以補為消者。誠恐寃一分。即耗一分元氣也。夫人有生。惟此一氣。

易虧難復。何可輕耗而紓解之氣。尤為易虧。惟必根究先天之薄弱。而從方脈諸書。求源探本。以為治。斯能補救當代。赤子元氣於後天。便亦培植後代。赤子元氣於先天。而壽世多無疆矣。若徒宗上古幼科錢畧方論。則猶灌漑樹木者。不顧根本。而惟潤枝葉。欲望其生長未之有也。而况復加剝削者乎。

藥餌之誤

張景岳

小兒血氣未充。一生盛衰之基。全在幼時。此飲食之宜調。而藥餌尤當慎也。今舉世幼科。既不知此大本。又無的確明見。而惟苟完目前。故凡遇一病。無論虛實寒熱。但用海底兒法。而悉以散風消食清痰降火。行滯利水之劑。總不出二十餘味。一套混用。謬稱穩當。何其誕也。夫有是病。而用是藥。則病受之。無是病。而用是藥。則元氣受之。小兒元氣幾何。能無陰受其損。而變生不測。此當今幼科之大病。而醫之不可輕任者。正以此也。又見有愛子者。見其清瘦。每以為慮。而詢之庸流。則不云瘦火。必云食積動以肥火。保和丸之類。使之常服。不知肥兒丸。以苦寒之品。最敗元陽。保和丸。以消導之物。極損胃氣。謂其肥兒也。適足以瘦兒。謂其保和也。適足以違和耳。即如抱龍丸之類。亦不可輕易屢用。予嘗見一富翁之病。每多痰氣。或時驚叫。凡遇疾作。輒用此丸。一投而愈。彼時以為神丹。如此者。不啻十餘次。及其長也。則一無所知。凝然一癡物而已。豈非暗損元神所致耶。凡此討伐之劑。最當慎用。故必有真正火證。疳熱。乃宜肥兒丸。及寒涼等劑。真正食積脹滿。乃宜保和丸。及消導等劑。真正痰火喘急。乃宜抱龍丸。及化痰等劑。即用此者。亦不過中劑。則其非可過也。倘不知此。而徒以肥兒保和等名。乃欲藉為保障。不知小兒之元氣。無多病已傷之。而醫復伐之。其有不萎敗者鮮矣。

看病訣

小兒初生。欲知其有病無病。以手撫其頭。摸其頸頤。不作聲者為無病。以手指探其口。雖發聲而從容。咂指者。亦病有輕。若即發聲不咂指者。面色青紅帶紫。或牙關緊急。不納乳汁。此落地受寒之甚。風邪入足太陰。及足陽明而然也。須急治之。庶可平復。初生之兒。肥胖色嫩。日覺好看者。此其根本不堅。甚

非佳兆。且最易感冒風寒邪入腑者。近在第二三日見之。其證吐乳夜啼腹鳴。此皆胎風之類。然證猶淺而易治。宜用全身燈大百不失一。若邪之入臟。遠在六七日見之。此皆臍風撮口風噬風之候。若口噤舌大瘻壅者。皆不治。蓋病傳入臟。係心肺脾肺三經也。此風氣甚盛。無所發洩。便形見於喉口牙關聲音也。凡生下時身破裂者死。陰囊白者死。陰不起者死。無眞門者死。股間無生肉者死。開口如鵝聲者死。粉白花色者死。皮肉不光者死。泣不出聲者死。舌如猪肝色者死。面無彩色者夭。臍帶短大紫色者夭。生下渾身銀白色者死。生下有齒者大凶。主傷父母。不然必傷自身。生下未裏。

壽夭辨

頭者諸陽之會。髓之海也。凡兒頭角豐隆氣海足也。背者五臟六腑俞穴皆附於背脊。背下滿臟腑實也。腹者水穀之海。腹皮寬厚水穀盈也。目為肝竅。耳為腎竅。鼻為肺竅。口為脾竅。七竅無缺。形象全矣。故知肉實者脾足。筋強者肝足。骨堅者腎足。不忘言笑者心足。不多啼哭者肺足。哭聲連續者肺實。不久眠睡者脾實。兼之脚健而壯。項長而肥。叢小而黑。根柢固也。肌肉溫潤榮衛和也。而更肥妍如桃鬚黑如漆。表氣實也。小便清長。大便滋潤。裡氣實也。以上皆為壽相。其兒無病易養。諸陽皆起於頭顱。破項軟者。陽衰於上。諸陰皆起於足。端小脚踰者。陰衰於下。鼻孔乾燥肺枯。唇縮流津脾冷。髮稀者血衰。項軟者。柱折青紫之筋。散見於面者多病。風熱兼之形枯色灰者表虛。瀉利無時者裡虛。瘡疥啼哭及多笑語者皆陽火妄動之候。以上皆為夭相。其兒多病難養。凡聲音清亮者壽。有回音者壽。哭聲澀者病。散而無聲者夭。

面色部位圖

五臟所屬

面部形色賦

面部形色賦



察兒形色。先審部位。左頰青龍屬肝。右頰白虎屬肺。天庭高而離陽心火。地角低而坎陰腎水。算在面中。脾應唇際。紅色見而熱痰壅盛。青色露而肝風征淺。如煤之黑。為痛中惡逆。傳以橘子黃食傷脾虛吐利。白乃疳癆。紫為熱熾。青遮日角難醫。黑掩太陽不治。年壽亦多生瘧血。山根青黑頰逢災異。朱雀貫於雙腫。火入水鄉。青龍達於四白。肝乘肺位。洩利而帶陽。甚防咳嗽。而施藍可忌疼痛方殷。面青而唇口撮。肝風欲發。而赤而目眴視。火光煩焰。外感風寒。金氣浮浮。中藏積滯。乍黃乍白。疳積連綿。又赤又青。風邪痰癆。氣之顛門成坑。血衰頭毛作穗。肝氣眼生眵淚。脾冷流涎。灑頭目虛浮。定腹脹而上喘。眉毛煩蹙。必腹痛而多嘔。左右兩頰似青黛。知為客忤。風氣二池如黃土。無乃傷神。風門黑。主疵。青為風方。廣光滑吉。昏暗危。手如數物分。肝風將發。面若塗硃。心大燃眉。坐卧愛暖。風寒之入。伸縮就冷。煩熱何疑。壯大脚小。脾欲困而成疳。目瞪口張。勢似危而必斃。噫。五體以頭為尊。一面惟神可恃。况聲。

之輕重不同。啼之乾濕煩異。呵欠連綿。知病之將作。乍然驚叫。識火之將燒。此察證之規繩。幸拳拳而不諱。一此賦不出幼科之手。蓋六朝時高陽生所作。臨診辨證頗為得理。予經驗既久。所以知其不誣。令於字句未洽處。特為之更定。並加以小註。非敢妄添蛇足。實為初學之助云。

辨色分註

察兒形色先分部位

欲辨形之強弱堅脆。應之大澤榮枯。必先分上下左右。之部定五行門象之位。然後按斷察色。次定證之安危。

左頰青龍屬肝。右頰白虎屬

肺內經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蓋五行之位。木旺在東。金旺在西。天地之理。陽從左升。陰從右降。故以左頰配肝。右頰配肺。非謂左頰即是肝。右頰即是肺。無通以生殺之理。配金木龍虎之位。以候其臟氣之天庭高而離陽心火。地角低而坎陰腎水。

周易以東震西兌南離北坎定子午卯酉之四正。蓋強弱之天庭。背配坎北之子水。於地角亦陽上陰下之義。第據其理而言之。非謂鼻在面中。脾應唇際。內裡

頭上即心唇下即肺竅。乃勿科未識。淵源刻求。劍未至。向瘦人而說夢。亦以鼻為而主。以其位居正中。內通呼吸。生死賴之。所以謂之中也。脾為中土。經曰中央黃色人通於脾。開竅於口。又曰脾胃者倉庫之本。其華在唇。四白。故曰脾應唇際。亦中州受納之地也。或問既五臟之經脈

未行於面。何以又從面部而察五臟之證。能無妙耶。且望色察證。內經之傳。第軒岐大聖。天人之學。後世莫能敵。法所以據五行四象。列於部位。庶望色者有所憑依耳。又曰布列雖據五行。而內臟之氣。不應奈之何哉。曰。互臍之脉。實未行於面。而藏象論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終始無根。其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蓋人上下九竅。而七竅在面目。二耳。二鼻。二口。一一故曰。肝竅耳為目。肺竅鼻為口。脾竅舌為心。竅有此諸竅。而後三百六十脉。始通於面。故曰。氣血走空竅。由是按部察色。以決其吉凶。亦由方脈之兩手六部。分左小腸。膀胱。腎。右肺。大腸。脾。胃。命。火。手。推。一肺。脈耳。他臟何涉。亦前暫按八卦。

方位。以手太陰一經。巧分六部。以候十二經。臟氣之盛衰。然則脈之隱微。莫覩者。尚可。紅色見而熱疾。候其成敗。而乃色之一望。顯然者。獨不可推其吉凶。予醫望至微。後之賢者。幸無忽畧也。

壅盛青色露而肝風正憲。

此挑言通面之色。通而為足陽明胃經所主。胃經慄然而必淡紅熱搏。

之黑。為通中惡逆。傳似橘子黃。食傷脾虛吐利。

因惡寒之氣從鼻而入肺。先受之。性遏正氣。遂道不通。所以腹痛邪盛。不能自此反致。子來母位。而遂傳如橘。傳脾。傳脾。傳心。者是也。橘黃言其深黃也。肺司運化。乳食不停。何嘗之有。由是運化失職。所以食積。太陰脾氣凝滯。故深黃上而心致有吐瀉之痕。

乃疳瘍紫為熱熾。

白屬肺氣虛傷。累母。乃所以脾必困。而為疳。青遮日角難醫。黑掩太陽不治。此下邊之諸書。皆誤為口角不知。而面部無口角之位。不但無此位證。亦全不符。蓋小兒中氣強者。晝不變色。中氣虛寒者。十有九青。此為常候。非難醫之候。今證之。日角左額也。猶日之東升。而為青色。遮蔽為木。故陽光病則必有翳。翳之處。太陽左右兩額也。太陽為衆陽之宗。屬火。夏年暑亦光。多生濃血。山根青

氣色宜紅。今黑色掩蔽。將有水來。乾令魁大之氣象。乃定見陽殘。故不治。部分言

黑。每涉災異。年壽鼻梁也。為氣之門戶。亦光侵位。肺必受傷。氣不流行。血必凝滯。將有臘血之災。山根黑。足陽明胃脈所起。大凡小兒脾胃無傷。則山根之職不現。倘或口食過度。胃氣抑鬱。則青

黑之絞橫截於山根之位必有延綿吸卻故曰災異。朱雀貫於雙瞳火入水鄉青龍達於四白肝乘肺位。未逕亦勝也。雙經皆水治宜瀉心補腎。青龍肺水也。四白將金也。瀉痢而戴陽須防咳嗽而拖藍可忌。肾內藏既傷光後二天並弱面直憔悴今反面見紅赤知為虛陽上泛故曰須涼咳散肺病也。青者者肝色也。言其肺氣既虛肝無本來金位恐其主火以利金故曰可忌。咳橘方陷面青而舌口喘肝風欲發面赤而目窩視。視目直視也。幼科指為肝病其實太陽經本證太陽之脈潔白上咽血虛受寒則土納緊急故目直視也。指為肝風必用溫火光焰焰外感風寒。金氣浮浮中藏精滿。通面紅光風藥耗其津液反成不較能知養血具病而自瘳火光焰焰外感風寒。金氣浮浮中藏精滿。通面紅光風拂鬚表未解也。黃色滿面食年黃乍白。瘡痏延綿。又赤又青。風邪瘀癥黃為脾虛白為肺弱脾肺俱傷陽脾也運化無功久成積也。久氣侵脾而爲壅矣。青為風色。風火相乘氣之顛門成疣血衰頭毛作穗。小兒食寢精氣不足者平日氣血枯槁筋骨甚則僵絕而爲瘧矣。英氣之顛門成疣血衰頭毛作穗。小兒食寢精氣不足者平日病之後中氣下陷安保其顏不成坑形變乃血之餘。肝氣眼生眵淚。脾冷流涎滯脣。虛寒肝氣虛則血榮則髮黑。今頭毛如草之類知其榮血枯絕也。眵得精寒傷肝則淡冷熱傷肝則淡熱脾下逆脾氣虛冷不能收攝故津液妄洩而渴於頭目誤爲脾弱痰盛不於腫面曰虛浮。定脹張而上喘。眉毛頻蹙必腹痛而多嘔。兒知議未聞於七情六欲毫不相關何癰癥之有亦內臟寒敗痛所以不時呻吟而觸感不樂也。左右兩頰似青黛。知為客忤風氣。二池如黃上。無乃傷脾。弱陽和未充外部谷氣得以來之從鼻而入。并其正氣則口吐青黃白沫面色變異不常腹痛喘急者是也。風池氣池眉頭風門黑主症。青為風方上眼下也。風池屬肝氣也屬骨骨青黃主之色而上勝木運所引真誠色見之風門黑主症。青為風方廣光滑吉昏暗危。風門百脉也。少陽經所立。肝則為寒為火。少陽主明則吉。昏暗則凶。手如數物兮。肝風將發面若塗硃。心火燃眉。為陽明胃經表熱深紅為少陰心經裏熱而若塗朱。心為內心熱心不可鴻。淮萬小腸丙火一清。坐卧安暖風寒之入伸縮就冷。煩躁何疑。莫也由風寒初入未能化熱所以坐臥變惡邪不還丁火自息。大脚小蓋頭上肌肉由其乳食失節所以脾困而成意。五體以頭為尊。一面准神可恃。況聲之輕重不同。啼之乾濕顙異。呵欠連綿。知病之將作。忽然驚叫識火之將燒。此察證之規繩。拳拳而不諱。嘯為元首故以為尊而分五位。惟神是精神存則生神亡則死。蓋指眼光而言也。况聲有輕重溫心。娘內外皆熱所以微訛。仰卧口肚大脚小脾欲困而成疳。目瞪口張努似危而必斂。脾不運大肌肉消削而脚小蓋頭上肌肉由其乳食失節所以脾困而成意。五體以頭為尊。一面准神可恃。况疳脾絕而目瞪脾氣絕而口張其勢已危乃必無可生之理。

虛呵欠連綿為陰陽交引升降不前知其病之將至忽然大叫則是火熱擾神必有壯熱之證。倘能依此辨證亦如工之有規矩樂之有六律是則是究是固自不致有望洋之歎者矣。

一審顏色苗竅知表裏之寒熱虛實

夏禹鑄曰。望聞問切。固醫家之不可少一者也。在大方脈則然。而小兒科則惟以望為主。問繼之聞則次。而切則無矣。經云。切而知之之謂巧。夫小兒以脈未全。切之無可。切而巧亦無所用其巧。問而知之之謂工。小兒於未言時。問之無可問。即於能言者問之。多不以實對。是問亦不必問。而工亦無所用其工。聞而知之之謂聖。小兒初病時。聲音或不失其常。至病久而氣喪。氣喪失。聞之無可聞。而聖又何所見其聖。况書曰。哭聲不響赴陰君。而亦有不赴陰君者。何無非疑其聲而不得肺之絕與不絕故也。吾故以望為主。曰五臟之屬體隱而理微。望將何從。曰體固隱矣。而發現於苗竅顏色之間者。用無不周。理固微矣。而昭著於四大五官之外者。無一不顯。中庸所謂費而隱微之顯者。不可引之相發明哉。故小兒病於內。必形於外。外者內之著也。望形審覈。自知其病。按病用藥。見效之速。未有不如響之應聲者。內有臟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曰肝。五臟不可望。惟望五臟之苗與竅。舌乃心之苗。紅紫心熱也。腫黑心火極也。淡白虛也。鼻准與牙床乃脾之竅。鼻紅燥脾熱也。慘黃脾敗也。牙床紅腫熱也。破爛胃火也。唇乃脾之竅。紅紫熱也。淡白虛也。黑者脾將絕也。口右扯肝風也。左扯脾之瘻也。鼻孔肺之竅。乾燥熱也。流清涕寒也。耳與齒乃腎之竅。耳鳴氣不和也。耳流膿腎熱也。齒如黃豆。腎氣絕也。目乃肝之竅。勇視而轉睛者。風也。直視而睛不轉者。肝氣將絕也。口右扯肝風也。左扯脾之瘻也。鼻孔肺之竅。乾燥熱也。屬胃。青色胃有風也。睡而露睛者。脾胃虛極也。面有五位。五臟各有所屬。額屬心。離火也。左頸屬肝。震木也。右頸屬肺。兌金也。口下屬腎。坎水也。鼻准屬脾。坤土也。五臟裏也。六腑表也。小腸心之表也。便短黃澀痛心熱也。清長而利心虛也。胃乃脾之表裏。紅而吐胃熱也。唇慘白而吐胃虛也。唇色平常而吐作傷胃論。大腸肺之表。閉結肺有火也。肺無熱而便祕結血枯也。不可攻下。脫肝肺虛膽乃肝之表。口苦

大也。聞聲作驚。肝虛也。肝脫腎之表。筋腫痛。腎之寒氣膀胱也。面有五色。一曰紅。紅病在身。面紅者熱。一曰青。青病在肝。面青者痛。一曰黃。黃病在脾。面黃者傷脾。一曰白。白病在肺。面白者中寒。一曰黑。黑病在腎。面黑而無闌色。腎氣敗也。望其色若異於平日。而苗穀之色與面色不相符。則臟腑虛實。有不驗者矣。

簡切辨症

小兒熱證有七。面腮紅。大便祕。小便黃。渴不止。上氣急。足心熱。眼紅。此皆實熱證。忌用補溫劑。

小兒寒證有七。面㿠白。糞青白。肚虛脹。眼珠青。吐瀉無熱。足脛冷。睡露睛。此皆虛寒證。忌用寒涼劑。

五臟所屬之證

肝者足厥陰木也。實則目赤大呴。呵欠頓悶。虛則呵欠咬牙。有風則目連劄。有熱則目直視成疳。則白膜遮睛。主怒則狂急大呴。哭甚則咽腫。熱則大小便難。手尋衣領。手亂拾物。則撮空摸床。此喪魂病也。小兒病時目睛視物不轉。或目合不開。或目閉不合。或哭而無淚。或不哭而淚出。皆肝絕也。一心者手太陰火也。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虛則困卧。悸動不安。心血足。則面色紅潤易養。熱盛則津液乾而病渴。神亂而卧不安。喜伏卧。舌破或瘡。又為重舌。木舌。舌出不收之證。此病丹瘤癰瘍。龍經虎骨。蟲疥瘰瘡。皆心之證也。如心病久。汗出髮潤。或舌出不收。暴瘡不語。或神昏潰亂。或癰疹變黑。皆心絕也。脾者足太陰土也。為水穀之海。實則困睡。身熱飲食。虛則吐瀉。生風傷溼。則為腫為脹。為黃為吐瀉。故脾胃病則腹痛。脾痞則壯大。青筋。脾熱則口臭唇瘡。飲食不為飢。慮吐舌弄口乾飲水。寒則口角流涎。謂之滯。願氣不和。則口頻撮虛。則肉削而瘦。或蟲出於少成積。積久則成疳成癰。如脾久病。大約消壯大青筋。或遍身虛腫。或吐瀉不止。飲食不入。或多食而瘦。或蟲出於口。或唇蹇而縮。皆脾絕也。

肺者手太陰心也。實則悶亂喘促。虛則嘔氣長出。經曰。寒傷肺。由小兒衣薄受寒也。經曰。熱傷肺。由兒之衣厚鬱熱也。寒熱傷肺。則氣逆而為喘。為咳。肺受風。則噴嚏而流清涕。受寒。則鼻塞。呼吸不利。受熱。則鼻乾。或為衄血。或疳則鼻下赤爛。喘不止。則面腫。咳不止。則面骨高。謂之龜胸。燥則渴。不止好飲水。謂之膈消。如肺久病。咳嗽連綿。喘息不休。或肩息。或龜胸。或欬血不止。或鼻孔黑燥。或開張而喘。或瀉痢不休。大孔如筍。或面目虛浮。或上喘氣逆。皆肺絕也。

腎者足少陰水也。虛則目畏明。目中白睛多。其顧即解色。胱白骨髓不滿。兒必畏寒。多為五軟之證。尻骨不成。則坐遲。踝骨不成。則行遲。真陽不足。則齒遲。血脉不禁。則髮稀。心氣不足。則語遲。熱則耳中出濃生疳。如腎病久。身下畜。目中如見鬼狀。或骨痿弱。卧不能起。或二便遺失。此腎絕也。

變蒸辨

幼科謂嬰兒生下三十二日為一變。六十四日為一蒸。變者變生五臟。蒸者蒸養六腑。長血氣而生精神。益智慧也。積五百七十六日而畢。凡遇變證。必身有熱。或有驚惕。而口而唇舌多不變色。身熱或重輕而精神與常無異。口中氣出溫和。三四日聞自愈。或有熱不退。乳母宜服小柴胡。則安此猶為幼科中傑出者之言也。乃放其變蒸方中。有用硫銀丸之。巴豆水銀黑鈴京墨麝香之類。而峻之者夫。既曰長氣血生精神。益智慧。惟有助其升生可也。顧且用毒劣滅其化元。不幾於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耶。據其說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應人身三百六十五骨節內。除手足四十五餘骨外。止三百二十數。以生下一日主十段十日。百段三十二日。則三百二十段為一變。而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為次序。則一變腎。二變膀胱。三變心。四變小腸。五變肝。六變膽。七變肺。八變大腸。九變脾。十變胃。雖無實據。而理有可取。即今以此為準。亦見確然不易之法。乃又有以木大相生為言者。則似為一肝二膽三心四小腸五脾六胃七肺八大腸九腎十膀胱矣。夫小兒臟腑骨度生來已定。毫不可以移易。

者則變蒸應有定理。今則各逞已見。各為臆說。然則臟腑竟可以倒置。骨度亦可以更張。是非真僞從何究詰。謂天一生水者。為是則木火相生。木金相尅者。非矣。謂木火相生。木金相尅者。為是則天一生水者。非矣。徒滋葛藤。迄無定論。將使來學何所適從。所幸變蒸非病。可任其顛倒錯亂。假使變蒸為病。率宜依經用藥者。豈不以脾病而治腎。膀胱而治肺乎。總之此等固執之言。不可為訓。蓋天地陰陽之理。數可限而不可限。如何運六氣為一定不易之理。而有應至不至。不應至而至。往往來勝復主客。加臨。有應不應之殊。天地尚且如斯。而况嬰兒之生。風土不侔。賦稟各異。時令有差。膏樞非一。而以此等定局。以限其某時應蒸。某時應蒸。予臨證四十餘載。從未見一兒依期作熱而變者。有自生至長。未嘗一熱者。有生下十朝半月。而常多作熱者。豈變蒸之謂乎。凡小兒作熱。總無一定。不必拘泥後賢母熱以為實。而以正病作變蒸。遷延時日。誤事不小。恒依證治療。自可生全。

張景岳曰。小兒變蒸之說。古所無也。至兩晉王叔和始一言之。自隋唐巢氏以來。則口相傳。其演說益繁。然以予觀之。則似有未必然者。何也。蓋兒胎月足離懷。氣質雖未成實。而臟腑已皆完備。及既生以後。凡長養之機。則如月如苗。一息不容相間。百骸齊到。自當時異而曰不問覺。復有此朱彼俊。如一變腎。二變膀胱。及每變必三十二日之理乎。又如小兒之病與不病。余所見治者。蓋亦不少。凡屬違和。則不因者外感。以內傷。初未聞有無因而病者。豈真變蒸之謂耶。又見保護得宜。而自生長。毫無疾病者。不少。抑又何也。雖有暗變之說。終亦不能信。然余恐臨證者。有執迷之誤。故述其愚昧。若此明達者。以為然否。

幼幼集成卷之一終